

河南省上蔡縣志

上蔡縣志卷之十五

毘陵楊廷望纂修

藝文志下

記 雜文

著臺碑記

閻典邦

上蔡縣東三十里一臺屹然臨於蔡溝曰著臺著草
生焉蓋伏羲氏畫卦地也其西北有廟以祀伏羲歷
代設祭田二十五頃明末荒蕪不治故臺與廟亦就
圯傾今既修復之招徠墾闢且爲之言曰伏羲畫八
卦開萬世文字祖文王周孔共發明之定陰陽辨吉
凶合天地通鬼神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無著則
無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伏羲之德如是
則臺也廟也當與河圖洛書並垂永久矣守斯土者
敢不保之勿替哉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

上蔡古建侯之國也由東門不二里許有水一脉縈紆委折東流三十里注於洪河舊有元龜素甲縞身浮游其中故名曰蔡溝適溝強半有臺窳然臨於溝北臺之四周方廣餘二十頃著草叢生其間首若龍矯尾若鳳翔盈於臺畔伏羲氏作取而筮之以畫八卦之變故名曰著臺又於其西北爲八卦臺後人建曰龜廟于臺上以祀元龜之神其創始歲月漫不可考意者唐虞三代之舊與不然自伏羲以來上下數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

千年間樵丁牧豎日操斧刃以相從著與廟湮沒久矣孰知禁禦而修葺之邪洪武初朝廷稽古右文崇尚易道爰命禮部遣官經理之以故地二十五頃贍護著臺禁民不得耕牧東抵青龍溝去臺九百武南抵朱雀坑去臺二百武西抵朱馬河是爲白虎溝視南加三之二有奇北至玄武坑倍南之數而殺其四十五臺四周限以溝塍設守臺戶趙伯成丁任兒彭壽辛相繼領其事迨今踰百年歲久弊滋守臺者剽其地之人與近臺之家皆禁爲奸利日侵月剝盜

或四之一以爲私治爲縣令者經幾政理莫之誰何
李仁和錢侯來守汝寧凡政有不便或廢缺者皆罷
行之且喟臺廟廢弛乃命縣尹劉飛親詣臺下葺而
新之正其四疆而治其侵奪者於是堂與廟穹然居
中尊嚴整飭而前後左右或起或伏恍若有神呵護
之者役成命填爲文以識歲月竊惟太皞伏羲氏觀
龍馬之圖始畫八卦宣洩元秘幽贊神明故靈著繁
殖見於故都之近地其探贖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是故臺存則著存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而易道之用神龜之靈因以顯白於世後之人因著
以求易因易以求聖人之道則於神道其殆庶幾豈
特無大過而已哉然則臺與廟關乎易道之顯晦人
事之得失其不輕而重也昭昭矣侯留意於是可謂
知所先務後之爲守若令者尚嗣而葺之毋替侯之
用心也哉

國家財用未有不取給於民而自足者故賦役之法雖聖王不廢大禹定貢賦則三壤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茲隆古之芳規也我朝稽古立法而稅課之制定以三等九則非則壞之遺意乎但法日久則弊日生狡獪者肆飛詭之計而守法信度者輒負重役甚至破產蕩業而莫之控訴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浸以漸滅而閭閻始有不均之歎矣夫道有升降政由俗章儻不更化宜民以立爲畫一之規吾恐民之貧者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

貧而富者亦貧國用民生兩受其困矣司國計者有此慮也廼起而爲條鞭之議也是議也始若聚訟越數歲而遵行者遍海內焉各州縣每年合計秋夏稅銀幾何諸役工食幾何各項經費幾何每畝每丁合該徵銀幾何酌量停妥計算周詳額爲定數著之方冊丁地多者不至偏累丁地少者不至脫遺而狡獪之徒亦不得以施其巧計行之數年民安其業而上亦無審覈之勞詎不稱善哉顧條鞭之法令人人便尤當使人人知可以宜乎今尤當以垂之久近奉爾

院明文將該縣地畝人丁徵派銀兩數目條分縷析
鑄之於石以彰彰乎衆人之耳目後雖有貪暴者出
欲增益其數則石之一定者不可磨也欲斲替其民
則石之昭然者不可掩也卽稚子嫠婦皆可以計訖
而算屈指而籌無勞咨訪卒免欺罔之弊矣蔡人永
賴此石哉余來令蔡越四禩餘衆其於議定額數毫
不敢加損謹爲此記以望後之同心者

上蔡縣奉行條鞭法記

明末 訓

粵昔周禮太宰以九賦歛財賄國計充饒民生樂利
譚理財者信無尚已嗣是而阡陌險制不可爲準青
苗顧役害滋甚焉間有限田均田其法洵良舉而行
之解三難者抑安在耶迨我太祖奮起淮甸統一九
州與助勳佐命諸臣初爲定法何嘗不善行之非人
法斯敝矣迄嘉靖末禴允言官議用條鞭法江南吳
楚行之悉稱便矣獨吾豫未之行也近年戶部移檄
均行唯杞縣中牟等試之而蔡人尤苦積弊老羸扶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

杖思沾德化奈當事者甲可乙否竟莫之逮至萬歷
十有三年吏民詣兩院告例准行適署縣事本府別
駕喬公目激心惻慨然任焉適日政猶琴瑟也琴瑟
不調則更張之法制不善則更化之旣經效于各屬
何可泥乎往迹于是竭心思按成法定簡易之章袂
冗靡之徭兩稅限徵四差助役輸納有條費用有式
奸宄之計沮僥倖之門塞詳而不煩簡而不漏肅而
不苛寬而不縱真良法也未幾公告權矣僉謂斟酌
調停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拘拘于法而德惠以溥

不煦煦于仁而國計以充直與周官之法相表裏太祖之心相孚契仲舒元稹之意隱然有得昔人所稱三難庶幾近之矣不可以終廢于是邑宰曹侯如議舉行夫任厥始者喬公之力也終厥事者曹侯之賜也猗與休哉蔡之人日遊于光天化日之下和風甘雨之中老稚鋤桑麻士民歌安堵奚啻自口出耶宜勒之石以識不忘且以垂諸遠也公晉陽大冢宰喬諱虞歷山其別號也時吏人常產等執帛徵余言余亦喜見其盛故援筆記其事云

重建上蔡縣學記

明馬 敷

嘉靖乙酉春上蔡學落成廣文李于愷輩具禮幣踵門屬敷以記其事曰莫爲於前美弗彰也正德庚辰秋解州史侯臣知上蔡越三載政通民和乃謀建大成殿且進諸生而謂曰夫于道高如天德厚如地造化如四時而殿宇之陋不足以棲神蓋已百伍拾載於茲吾讀書背本不義也受職怠事不忠也不義不忠公議其謂我何遂具啟當道動爰有衆范金合土未幾以外艱解官舉動光明其事亦弗可掩者殆工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

之所由起也夫敷曰作事謀始哉量力而動匪智弗及也曰莫爲於後盛弗傳也嘉靖癸未冬應山傅侯鳳翔舉是歲進士受命來代下車首闢學宮久且圯大懼人材放失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乃捐俸資復鳩工聚財且說以先民仍選擇陰陽訓術雷子泰壽官王子瓘以董其事爰次第而新之越歲餘考大成殿伍楹東西廡各柒楹神庫神厨宰牲房各叁楹明倫堂後堂各伍楹號房陸拾楹倉叁楹解舍叁區各數楹鑄銅爵造邊豆各若干數綜理微密其功彰

彰如是殆工之所由成也夫歟曰圖惟厥終哉曲成而不遺匪仁弗克也夫上蔡古建侯之國自周武王肇封叔度成王復封蔡仲歷十七世下逮戰國秦漢唐宋其建學之詳悉靡稽今學卽元之遺址也我朝洪武辛亥楊侯允中始建厥後星移物換浸以頽壞其間爲令者後先相望然知以學校爲首務而易一椽正一瓦者亦寂然無聞正德辛未冬霸寇陷上蔡焚官民舍十之四五而學宮巋然獨立若有鬼神訶護之者越明年壬申春洪洞許侯翔鳳以辛未進士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

尹茲邑慮兵燹後民艱於財止建號房叁拾餘楹行將以漸充拓會擢監察御史遂寢其事後數年賴史傅二侯相繼始克有成功蓋否極則泰剝極則復固數之使然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之成始成終何如耳雖然天下之事非以無始之爲患而無令終之難大抵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理之常而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又勢之固然而不可移者是謀始工之近而易圖終功之遠且難者向微傅侯勞心焦思委任責成以就厥緒則史侯之開端於前日者未必不隳於

禮曰而夫子之師於今者亦猶夫昔矣奚以祀往聖
歸來學耶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史侯
智以謀始之謂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
事傅侯仁以圖終之謂也李于禮輩聞敷言而是之
遂命工鐫諸石以爲記

上蔡儒學題名記

明李選學

吾邑素稱名區雖無泉壑巖竇峯巒嶮巖之勝而士
壤沃衍風氣渾完視諸旁郡縣獨清且厚故毓而爲
人才以鍾靈孕秀產於其間者盛自古昔若謝顯道
翟方進祖無擇宗翼范谷英輩皆表表然著在史冊
以耀人耳目不可尚已聖祖龍飛任賢圖治卽首建
學校以爲養士之所每三載一開科以爲取士之途
率自洪武庚戌定制迄今百二十餘載皇化汪濊遠
衍宏深士被漸摩遠近一轍由是人才挺出前輝後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一

映其膺鄉薦登黃甲以爲令爲守爲藩臬卿佐諸秩
以建功立業以取重當時者蓋已二十三四人是雖
地靈所召實由我列聖涵煦培養以成之也猗歟盛
哉故事宜礱石題名於學宮大成殿之旁先是石具
而未豎汨沒於草萊者數載宏治甲寅適邑侯盛公
世和奉檄至見而歎曰是吾宰邑者之責也謂予爲
邑人宜作記以識之仰惟國家取士而惟以科第爲
重焉者蓋望其得真才以弼成億萬載太平之治也
而士之由此以進身以致位通顯其足重可知矣故

鄉書有錄禮闈殿試有錄太學有題名郡縣學亦有
題名所以尊寵而禮遇之者何隆哉然名之所在榮
或不足副而殆有辱焉以隨之理勢有必然者夫士
平居勤苦淬勵恢拓見聞非徒止欲炫其名於一第
而已也蓋將起而以出其所有以措諸事業而沛乎
天下俾天下之人仰瞻其名而歷評其所猷爲以謂
某科得某人爲真才果足以答朝廷求賢之本意誦
之當時傳之後世使鄉邦草木煥焉增彩斯則可謂
榮矣脫使所行非所學甫躋仕版乃回適澗忍以自

蹈於溷濁之地反侈然以爲得卒致擯斥不復與衆
勞同伍後將有指名而疵議之者矣其爲辱不已甚
乎是則榮固可幸也而辱又可慰也思其所可喜而
釋其所可慰將必求勉於榮而期戒於辱勉之者企
其必得戒之者欲其必去而自不能恣然於胸中矣
此固國家所以待士與夫題名之意而實吾人所當
審擇自處而不可炫焉者也予濫登成化丁未進士
幸獲題名於是列庸材薄技固不敢不借方來者圖
與戒勉之而寧忍負於朝廷貽羞於前哲以爲鄉里

山川之羞哉若盛侯仁恩德政所以示我邑民者孔
多茲特崇獎風化之一端耳侯名時雍世和其字山
東平度州人并書以為記

上蔡縣重修儒學記

明雷大壯

夫蔡自周建國有學舊矣歷代更置替興蕪繇錯攷今制本元人故址我明廓而大之蓋洪武四年知縣楊允中重構始也迨嘉靖二年傅尹鳳翔踵兵燹恢度鼎新視昔加麗云顧名宦鄉賢祠事久缺未講殿堂廡舍門亭日就圯敞曷克展祀而庥育人文也萬歷十年蒙泉王侯奉命領吾邑下車蒞學睹闕廢狀嘆曰吾責也疇敢後也受篆甫七越月卽謀於教諭孔君學易司訓李君遠揚王君官洎邑大夫士等諏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四

吉命工首建鄉賢名宦二祠於戟門外兩旁東顧地勢爽敞改作啟聖宇三楹稍前卜青龍勝地爲魁樓二丈許撤殿廡堂齋腐陋更闢鼎造黝堊丹漆飭儒星門戟門易置瓦石如度而門之外左右則起二坊曰金聲玉振江漢秋陽森森翼翼如也又於門內增鑿泮池二區各如偃月狀植檜百餘株相對儼列成行足快來游思樂者官無溢費民不告勞經始於癸未孟夏四月竣役於秋八月辛酉一舉報成事宜秩祀養賢之域偉哉侈矣孔君等懼無以詔久遠走諸

生以狀請余記余惟學之設也其起於中古乎學之修也其哲王作新感化之恩乎古今學一也輒近人才放失寢不古若豈惟氣化銷歇抑亦有司者責焉耳矣吾鄉邑故號多賢自漢以來如翟方進以節義稱謝顯道以理學稱祖無擇以治功稱范谷英以文藝稱李太史以孤介稱先諫議以忠謹稱炳炳烺烺著矣學校何負於人材哉乃有司者唯簿書錢穀期會是急章甫縫掖之事口隳頓裂臧卽鄉賢各官彝典且虛二百年寘不問士生其間安所振興哉毋怪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五

儒效闢蕪罕著也茲幸良有司勤心舉大殺令諸子咸有瞻依模倣漸踐賢聖之室世均登以位光峻行誼治功用厝太平悠久之謨周召伊傅不臧也有如道責在躬譚詩書而陶禮樂以道德文章衍垂來祀顏閔游夏其儔也脫遭世不治猶當挺身仗大節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豈不於學校先達重有輝哉若徒嗜名干進徼利達匪惟失良有司作新之意抑亦非國家教學之規矣王侯名宗孟字養浩晉之平陽人壽誠端毅明恕雅恪故受事輒能立茲不具具其

審先務者俟有考焉是役也鳩工則至簿劉某
則典史王某前後稽謀徵文則諸生中鄭嚴雷次
陳繼芳氏懋有力焉法宜書並用以記

重修上蔡縣儒學碑記

楊廷望

今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三年兵戈偃息四海太平武功
成單敷文德秋東巡廻鑿下恩詔大赦天下

勅諭修葺各省郡縣學宮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懸于聖殿士民翕然向風翹首以
觀唐虞三代典樂明倫辟雍鍾鼓之盛焉越二十二
年春王正月上蔡知縣臣楊廷望受一命宰蔡邑任
事之明日謁聖宮棟折榱崩蝸涎蕪蝕蓋以歷年未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七
早頻仍是以物力維艱興修未暇也迺進蔡之學師
士子而告之曰孰使先師不足生俎豆之光乎孰使
多士不克有絃歌之地乎矧其奉

天子詔而可需之歲月乎即日區處擘畫庀材鳩工凡
一年有奇而告成按學宮定制有聖殿有兩廡有明
倫堂有尊經閣有啟聖祠有名宦鄉賢祠有鐘鼓亭
有戟門有櫺星門今蔡之學宮其棟宇尚在而需葺
治者爲聖殿戟門櫺星門其基址僅存而待建造者
爲兩廡明倫堂尊經閣至于名宦鄉賢祠並魁星

樓皆在戟門之外櫺星門之內非禮也移建名宦
賢兩祠于尊經閣之前其魁星樓則另建學宮之外
東南隅樸斲丹雘輪焉與焉庶其足以妥先聖賢之
靈而仰答休命歟學師士子僉曰是不可無以記之
廷望曰亦知

聖天子建學之義乎豈徒春秋享祀贊襄瞻拜而已哉
蓋欲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亦欲雍容揖讓于其
地者履中蹈和而備清廟明堂之選也蔡邑先以著
龜兆靈太昊畫卦而得名嗣此代有聞人如先賢漆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八

雕開先儒謝良佐實生此土而夫子周旋列國其往
來于蔡者最久然則蔡之人士豈無有聞聖人之風
而興起者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禮樂明備治教休隆日進諸大臣于

丙廷講論聖賢經書要旨纂輯五經四書解義頒行天

下俾天下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而復令郡邑
之吏朔望講明

聖諭十六條以訓迪百姓而防閑其邪心所望爾士民
音實深且切惟爾士民上體朝廷作人之意膠庠士

分闡揚聖教研窮經史而又留心康濟之實用勿僅
守拘迂之意見以酬當世之知而小民自田間來者
敦孝弟崇禮讓士出于農亦皆彬彬乎有儒雅之風
則其生光學校者不特爲顰飛鳥革之觀也廷望謹
拭目以俟之

康熙三十年孟夏月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之學宮蓋成蓋自武進楊侯從丙寅正月來治蔡邑歷今六年經營拮据而始有此也由聖殿而下兩廡樂器庫至更衣所名宦鄉賢二祠至戟門凡屋若干重計幾百楹由啟聖祠而下明倫堂至教諭訓導二宅凡屋若干重計幾百楹埏埴榱桷莫不咸新先是大中丞閻公奏請

天子凡郡縣學宮俱設樂舞生并移咨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

衍聖公請給樂舞師夙夜教習演繹嫻熟乃於茲春之仲丁前三日率所訓成樂舞生六十四人以博士弟子員充執事大演聖樂於學宮沐以鄉人叨諸紳士之末率子弟立階除聽鐘鼓見一時衣冠之盛旌節之美笙簧磬管之和鳴揖讓升降之有節籩豆樽俎之有光慨數百年未遘之隆典俾上蔡一旦有其勝觀也敢不拜瞻述其事以爲楊侯記凡令當下車必飾其行導以爲新任榮侯來自風雪中敝衣羸馬攜兩僕宿閭閻間士俗民情無不悉採識者已知其

氣槩之不凡矣任事之三日循例恭謁

先聖見廟宇頽毀力圖鼎新之而又不獨此也蔡民所最苦者莫如水患數十年來每遇洪汝二水泛漲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侯席不暇煖行立坐臥於泥塗之中循溝洫故道親率居民畚插相連疏築併力蔡民狃於積習初以爲勞迄於今水道旣通卽有霍潦連綿山水暴發其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昔之偷安怨讟者皆踴躍趨事而不可遏蔡遭兵燹地土荒蕪版圖焚燬是以經界不正爭訟日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一

蔡侯請之 撫藩詢之父老履畝清查按地繪圖悉

登版籍計三月而政報奸胥無所容其影射豪右不得肆其兼并凡民因得守其經界以相安於無事蔡稟蘆岡之氣其風樸畧猶爲近古迨其後士以放蕩爲高民以安分爲恥侯爲之嚴保甲工捕詰禁賭博驅游惰於是奸人相率去他境而民咸知孝弟力田憲司胥吏舊與前令爭衡侯則不少假以顏色士民有羅雉羅者侯力爲申請雖受譴責而有所不辭蔡之東有畫卦臺者庖羲氏聖蹟也累朝以來建廟供

祀自明末爲釋氏所據其先不過利賜田耳後卽以佛像易之侯毀其像新其居復先王之舊軌而淫祠爲之一正若漆雕之有祠墓宣尼之祀尼臺侯則決鴻隙之巨波考漢相之譌塚乃專祠以祀漆雕建廟而妥宣聖二氏之異教與流俗之訛傳渙然頓絕諸如城垣之頽圯也而修之書院之荒廢也而築之忠義有祠節烈有傳正婚姻之禮嚴同姓之防地丁之編審旣詳里甲之陋規俱革是則侯之所爲者皆人之所以不肯爲人第見其疾惡如讎而不知其慈祥愷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二

梯無在不欲予民以休息也侯之治大已侯之爲民計者不一政而其所最切者惟學宮爲尤急故始焉修葺之稍不稱旋復改作之茲日之鐘鼓管絃爲宣尼而作亦爲民而作故濟濟多士無不爲民焉茲日之金碧輝煌爲學宮而成亦爲民而成故溝洫阡陌無不爲民焉茲日之棟宇棗筍爲宮墻而新亦爲民而新故風俗之和美陵墓之經營無不爲民焉沐之所以爲蔡幸者無不自侯心計之也非侯之治蔡孰能與於斯侯復念蔡邑荒殘典籍未備請於國學

印刷十三經廿一史將構尊經閣以貯羣書沐更於
多士有厚幸焉敢秉筆而爲之記侯諱廷望號觀如
江南武進人其勲厥事者教諭韓景訓李爲典史
呂錡例得與書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三

重修上蔡孔子厄廟記

明州 上蔡

北距陳州百里西距上蔡縣七十里有先師廟傳所稱厄於陳蔡之間卽其地也廟始創不可考顧其制僅三楹僻在蒼莽之野春秋汎掃有司不親行卽冠蓋使者亦罕經其處歲久滋圯邑人馬君嘉謀任泗州刺史過而拜宇下顧瞻久之歎曰嗟乎以夫子之厄不幸適當茲土今又隳其廟弗治是重貽吾陳蔡辱也則慨然謀更葺之旣解官歸乃白狀邑侯而自糴金若干緡復屬耆民廖義聯鄉人爲會聚財庀費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四

於是邑侯而下若薦紳大夫鄉人咸捐金有差增構正殿旁翼以廡廊前繚以門垣經始於某年月日不期月而告成事視舊制不啻宏麗矣明年春予奉命南畿便道抵里馬君因屬予爲記予惟夫子廟祀徧天下自京師達於郡縣所在宮墻峩峩賁黜聖而美輪奐牲牢俎豆不誦於養而奚有於厄廟之葺乎嘗觀易之剝羣陰已極獨上九一陽僅存有碩果不食之象囚次之以復蹇之險難在前而上六往蹇來碩有利見大人之助囚次之以解蓋聖人扶微陽而幸

君子之紆於困如此吟望道光顯如日中天夫子奔躬御法駕嚴清蹕於橋門北面而修釋菜之禮鴻臚旁魄師表通乎帝王慶澤施於子孫奕世載德煌煌乎可不謂至尊榮休暢乎哉然當其厄於陳蔡時始適陳過匡匡人以狀類陽虎拘焉五日然後得去其後去宋入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會晉楚爭疆去而過蒲及公叔氏之難又其後去衛適陳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中間徘徊往來席不暇煖至沮溺丈人之徒交口而譏削折已甚居三歲吳伐陳楚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五

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七日不食從者皆病此一時也神龍蟠於泥塗靈鳳窘於羅罟天地震動三光窈冥則不待西狩泣麟而吾道之窮於斯極矣噫嘻豈哉幸也天之未喪斯文顏閔由賜諸賢先後奔奏或彈鋏而釋難或設辭以解圍然後能出萬有一危之途僅僅免於虎口繇斯以談今之尊榮休暢歲時艱難而稍嘗憂患者也詩有之可畏也亦可懷也

後之人涉陳蔡之郊躊躇四顧川原不改車轍猶存
以此思思豈不可畏而可懷也哉蓋夫子既出於尼
居平深念猶曰從我於陳蔡者實不及門也此其情
何嘗一日忘陳蔡乎存不能一日忘陳蔡歿而在天
之靈臨睨乎舊宇匪兇匪虎猶將愾然若聞其歎息
固宜千秋萬歲神遊其地而不舍焉豈必闕里可以
奉衣冠藏車器耶然則尼廟之建殆弔其罹於厄而
值春秋之不幸也夫抑慶其出於厄而開萬古之文
明也夫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六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以聖人之道不容乃益見
其大固宜存其厄也是惡可以不葺哉爰記其事而
勸之石

先賢漆雕祠記

明張延登

漆雕祠者何祀祀先賢漆雕氏也蔡何以祀漆雕曰
漆雕蔡人也何爲至今始祀之也考邑乘鑿之北鄙
曰華陂有遺墓焉曰漆雕生於斯昔守土者以與漢
人翟方進二墓相望也祠而合饗之久夫旣祀之矣
曰不然夫祀者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至鉅典也苟
非其人不敢輕議焉况孔門諸賢皆親炙聖教一言
一行楷模萬世者而可輕媿倫乎昔仲尼遷於蔡者
三歲而於是邦得三人焉家語序列曹恤秦冉皆無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七

論說表見於時惟漆雕氏以禮爲恭儉莊敬之儒夫
子使仕未信而悅一貫宗旨參而下卽穎悟如端木
未免疑悟之界故七十子之倫如子若者未可多屈
指也考昔之釐正祀典從祀廟庭者論其世洗垢吹
毛三復嚴於爰書如伏勝之於書左邱公羊諸人之
於春秋后蒼之於禮毛萇之於詩諸儒始得以一經
脩食卽以馬融劉向之文焉而黜鄭衆服虔范甯輩
之訓讀焉而黜示六藝微詞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
難也考之漢書方進始由小史起家用射策爲司直

司隸可謂抗直然當永始之際外家擅朝或謂進身居相位方以儒雅飾法律內求人主教旨及固位持容容之計無所匡救且當國家用錢無常卒用自毅明哲之道何居論功度德方意而食俎豆一方稱二賢不亦天淵玷宮牆而差萬世哉此祀典之不可不急釐正者也矧華陂越在縣北四十里廟貌委之草莽歲時無所瞻對登守茲土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八

有慨於中久矣偶南郭外有隙地一區於是因士民之力構堂三楹肖像門二扁曰先賢漆雕氏之祠欲再闢地益以講舍數間集諸生才雋者其中共發明信斯之業以定所尊而倡絕學復得請於當事者撤華陂一賢祠置守塚者二家復其身祭田一夫更定詩歌數章歲時專祀之亦蔡邑之光不朽之盛事也予乃方以九年滿得代去日不暇給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重建先賢漆雕祠碑

楊廷望

先賢漆雕子，上蔡人也。其里蓋在邑之華陂鎮，其墓其祠亦在華陂鎮。云余丙寅來治蔡，因公事道出華陂。華陂者，乃鴻隙陂之東澗也。是時鴻隙患於塞，春夏水漲，汪洋澎湃，激湍如駛，迴視陂西，蓋有塚焉。宛在中夾，旁則菑菑數頃，爛若錦綴。余亟召諸父老，詢之，知卽爲漆雕子若之墓也。余爲之惕然，展禮而徘徊者久之，因歎先賢之墓，竟在巨浸之沉淪，無有起而修葺焉者。是長吏之過也。其何以慰先賢之靈而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九

上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振興文教之意，乎父老告余曰：明時有郎公者，蓋亦嘗修之矣。余因謁其墓，併讀郎公所爲漆雕碑記，竟謂漆雕與漢相翟方進同塚。余又不禁訝然笑謂諸父老曰：甚哉郎公之好奇也！梁鴻死，傍要離之塚，昔有其事者，迄今傳之。翟子威，漢相也。去周數百年耳，豈其藉漆雕以爲榮耶？且歷考諸書，翟子威之墓在上蔡邑南三十里，去華陂鎮將七十餘里。南北遙阻，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乃不一詳考。

而漫曰與漆雕同塚也果好奇其說與抑得諸傳聞者不雅馴也其或以漆雕生於華陂爲其地聞聖賢之跡翟子威壞鴻隙陂爲其地廣粒食之原庶幾教養猶或可以並稱乎乃不此之謂而爲不經之說以欺後人子威有知其甘饗此俎豆耶余更因同塚之謬而心傷於先賢之墓與先賢之祠焉俯念任茲土涖此民而幸居賢者之邦豈忍令墟墓付諸沮洳廟貌棄諸草莽與則修墓修祠非余之責而誰能分其責與雖然修墓必先去其所以害墓者而後墓可修

且可久也害墓者非水乎乃自青龍白馬二溝溯其水源凡爲漢翟子威所督修之渠堰悉經營而畢治之向之患下濕者今且在高壤焉爰命工師計日而督成之磚甃幾何工役幾何闕者補之頽者甃之巍然屹然先賢之靈爽其式憑乎而修祠之役其又何可需之時日也爰親履其地相其陰陽度其隰原擇華陂鎮中之公地而立祠焉溯其初祠與墓原接壤因代遠人殊卽間有居者其勢亦難久留故爲于其地於鎮建以重門隳以周垣前三楹中復三楹爲饗

堂爲正寢又各三楹又肖先賢之像金碧交輝儼
如在瞻禮之下使學者肅然敬油然興焉因扁其門
曰先賢漆雕子祠又慮祠建矣而不擇其人以守之
與夫徒擇其人以守之而不爲守者計均非善後之
道也乃於祠旁闢地價售訓導梁鼎基地建屋十二
間慎擇賢裔請於督學憲咨給奉祀使君之併墾荒
地八十畝以供香火其地之坐落四止俱勒之於石
亦昔欲與祠共垂永久而不肯爲目前苟且之計也
是役也始於戊辰夏四月至庚午秋之八月而厥功

告成夫堤堰築而溝洫通固屬有司之事而安先賢
之靈以衍君子之澤不更爲有司之急務乎余因之
又有感矣家語及史記序聖門弟子篤生上蔡者蓋
有五人漆雕姓者三蔡曹姓者二今止得葺一墓建
一祠也彼四賢者其論說不少槩見又不能得之故
老之傳聞其生於斯者又將歿於何所與迄于今乎
古畱連徒寄諸形容憶想之下渺渺諸賢故墟安在
余始心焉嚮往之不能置云

晉王臺碑記

明周汝勤

後唐紀莊宗諱存勗沙陀人也帝祖本姓朱邪赤心懿子戊子討龐勛有功上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有勇畧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堯王年十七繼位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限河百戰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大破梁軍遂築德勝南北兩城于陳蔡之間爲屯戍之所也是時土地荒蕪荆棘暢茂王乃閒田盡闢而境內大治矣後王帝業年久斯民耕養於其土感慕盛德建祠以祀之焉元末兵焚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十二

歷歲滋久基址穢陋棟宇傾頽而像設僅有存者十之一二焉成化間有僧名德智者營廢祠始草創而任持之其徒員海好儒學讀書史每修藥餌以濟人遂有更新之圖進謂愚曰自吾師受業是臺遠吾三傳矣堂構之任將誰誘堅志勤身者三十年而克有成請言以記之有
之艱而不忽于繼業
其念哉予曰儒釋之道雖殊而使人不忘其本之意則一道不同而志同耳此予所以欣羨而深嘉之然異于世俗之驚其名者之爲也善以爲一

師業于薦罹兵革之後誠不可必得也赤手立新廟
於兵火荒殘之餘誠不可必成也求其不可必得而
幸得之不可必成而幸成之不偶然也愚遂喜志歸
而往登于臺焉居前益上見臺蓋高極益狹景益奇
而築人之力益憊矣窮其臺而上始平坦臺半有古
井存焉其內門渠遠通西河遙望南城之雲浮浮天
中之風颺颺包河之水渺乎其悠悠也考其修置之
功則惟王殿因其故而新之自門廡法堂莫匪鼎建
闢其舊圯展以新規基址廣于前者十之四棟宇高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于故者五之三中爲神宮正殿三間五楹重簷轉山
後爲神寢東鐘西鼓二樓凌霄左右長廊旁翊小殿
外建重門緣以周垣以步計者一百七十有五焉以
至塑像一新丹青再飾金碧交輝儼然如在足以妥
神之靈起人之敬實爲此境之壯觀矣爰自壬申歲
起作癸酉冬而厥功告成建造之功鈔萬有奇皆出
古蔡項邑二社功德垂之力也所以然者祝我朝聖
主德崇九五位正北辰聖壽萬萬斯年皇圖鞏固境
內豐稔黎庶康平也大抵神靈之在天下如水之在

地孰不敬奉焉是有默助于治道者也其可忽哉原其所自非上人與舉之力歟員海蔡人生于古城之西其素行學實難以備錄別有雄才大識特書之矣

上蔡先生語錄記

宋朱熹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鏤本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氏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十五

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自相應之語蓋亦畧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熹謹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宋朱熹

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
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
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
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
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
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
其言論闕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熹自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十六

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
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是爲記

上蔡先生祠記

明孫原貞

上蔡城南門外宋儒謝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卽其地置書院燹於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威偕典史交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柳陽黃敬因訪遺跡鞠爲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爲邑名儒淵源濂洛表裏關建文獻可考風化所係盍就茲構堂而祠之各捐奉資爲之倡邑之文士舉忻忻焉樂爲之助鳩工度材爲屋十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葺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七

知所先務因率諸生祇奠而落成乃進諸生語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者李斯居上蔡東門師荀卿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嶧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雖習而不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字雖精而輕變於古術雖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全書其得罪於前古致怨於後世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之所謂小人儒也後千餘年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程夫子學究

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之功論仁
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謂學有
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有功
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慕
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文明邑得賢帥學得
賢師恒追述先生之學以表率之俾爾後進有所觀
感於向之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其所擇務正學以
攀南門之逸駕毋曲學以蹈東門之覆轍庶幾君子
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天下也

監察御史光山人王君相語栢曰史氏而知今大宗
 伯吾師上蔡李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為
 浙江提學僉事喪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
 皆得事之稟六經焉以則者產其變以用者闢其守
 以志者祛其邪以法度者求其性以會通者先其忠
 信故今五六十人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焉皆厥
 飲師程粲粲已曰教哉之而勸其志遠矣又曰史氏
 而知今大司寇藁城張公之政乎昔者藁城公之知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十九

吾汝也上蔡謝子之祠久且北藁城公加修之作講
 堂書屋於其後延吾師焉故吾汝人之及師門皆藁
 城登之也曰政哉近而思其良於先務乎詩曰就其
 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宗伯公之謂矣
 詩云于以采蘋南淵之沔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司寇
 公之謂矣夫謝子程門之高弟也補嘗習之矣惺惺
 之法以存心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
 分也師冕之說以下學也勢利外物之用力以進德
 也日用言動之為課以居業也博學而反知要也桃

杏之仁輪迴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屈禮也烏頭之服以自得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宗伯之教其務此乎是以設科如其善也司寇公之意其爲此乎是以定居如其切也柎也恨其時未及諸君子鼓篋同游以身見發揮謝子者如之何耳然則行謝子之道於今日者其在諸君子乎夫然斯二公之教之政及諸君子之學於謝子爲不沒矣於是待御君取而加諸石又以示後之來學

重修謝上蔡先生祠記

明郎兆玉

予甲寅之臘月奉命筮仕上蔡。謝先生祠。蔡爲周遺壞人。性清和意其俗淳淳也。居無何。予以不情角勝者。囂喙公府。率武斷不相下。予日趨視城旦書漏下三十刻。無寐。每扼腕太息。憾吾民之矜於訟也。風遐皇虞。民猶三代。茲邑且敝。上下千伯。載寧微雅。修飭行型。詭吾民者。何偷之甚哉。因載閱縣志。追考先民芳模。懿軌皆足千古。至若理學淵源。深沉敏毅。上剖著蔡之秘。下接孔漆之傳。則稱謝先生云。先生名良佐。字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上

顯道受業於河南兩夫子。真知灼見。篤志勵躬。其平日喫緊工夫。但去一矜字。嘗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旨哉論乎。直指示。逃途令後學津津向往也。昔宣尼志學。因聃去驕氣之說。而嘆其猶龍。及門好學士。獨與顏氏之無伐。無施。倘先生所謂去矜字者。非耶。人心太虛。空洞爲萬善所法。泊若令矜念盤據其中。撥出就是橫機。恣溢遂成逆。復矧其流之害。浸假而敖倪。浸假而狂肆。浸假而愈。世兵俗有如蔡之今日。使先生誕生之地。收穀之

不能存其脉於如綫安望鋤茅山徑而印月川流
先生所著有論語說行於世誦法先生者首四民之
士也景行高山不越跬步而是顧瞻廟貌曠世相感
維昔人所爲尸祝先生者羨墻旦暮一息千古不與
蔡人之蔡著城之著卦臺之羲皇厄廟之宣聖平輿
高陵二侯並垂不朽哉遡祠之朔始遠莫可考明興
正統開重建於邑令賀公威成化間修葺於學使吳
公伯通弘治間鼎新於郡守張公子麟嘉靖間增修
於邑令傅公鳳翔今皇御之甲申修於邑令王公宗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二

孟嗣後缺如也迄今年予來守茲土奉直指張公憲
檄復議厥修事今事且告竣堂寔廊廡楹楹楹無
能易前君子規畫而更蠹增繪則煥然一新祠後有
堂邑令紀公經綸於嘉靖丁巳顏其額曰景哲兩屋
構書室蔡士時嘽晤其中自祠圯堂傾而舍亦隨廢
然書院夜讀之咏猶燦編帙今祠與堂俱新落成於
今上之丁巳花甲週而後令成前令之美數因預定
歟於焉庚芟堂西隅隙地剏精舍十楹復書院之舊
藉與髦士時集而講德問業以追踪先哲敷錫文明

應未有已已也噫茲祠也祀先生也感濡雨淒嚴霜
蔡人誰不穆然思妥先生於是堂也獨守土之私好
哉予陳興廢崖畧以俟後之守土者倘能如不佞之
於紀公則祠耶堂耶書

重建上蔡書院碑記

閻典邦

皇上御宇以來文德武功震叠海外乃贊揚道統兩
幸闕里表章先師樹碑紀盛又灑

宸翰曰學達性天懸之書院其紹往聖之緒啟萬古
之蒙者卓越百王矣而大小臣工乃不能崇學術以
廣教化使先哲之遺緒鞠爲茂草何由仰答

聖神風勵一方哉上蔡城南舊有宋程伊川高弟謝顯
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卽其地置書院歷明而屢新之
迨後毀於兵燹莫之修復者四十餘年矣余自至豫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十四

以事過蔡進蔡令楊君廷望而詢之楊令曰是職之
責也夫子嘉其志因捐薄俸以爲之倡而楊令不憚
辛勤經營拮据以舊址殘毀過甚遂移於縣治西隅
審齋而奠基焉構爲堂楹大其門墻念書院非人莫
守也乃建講堂次建教養堂又建敬業堂凡六十餘
間爲諸士子講習之所念遊學者衆矣非師莫之教
也則延可以解惑釋疑者而爲之師使不憂執經問
難之無其途夫師儒備矣無田不能給也爲置書院
學田壹拾伍頃零歲收其入以贍生徒而養殮可繼

也雖然事不在於創始而在於垂久書院之建非百年不敝也而可不敝者係乎其人前人爲之後人率而循之烏鼠有蝕也則爲除之風雨有損也則爲庇之士之秀者進之莠者斥之異端之欲爭此字者黜之豪強之欲漁此田者衛之自是以後而皆如楊令之用心吾見楊令既以上蔡爲桐鄉而上蔡之士民有不以楊令爲文黨乎或曰陳蔡之俗亦難化矣昔者楚昭王之欲召孔子也陳蔡大夫相與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遂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七日所謂厄鄉者在上蔡東七十里何蔡之大夫昔也有孔子之大聖而嫉之害之今也以顯道之一人而敬之事之今昔頓殊也耶曰是誠有所以然者當孔子之時周室衰微文武成康之道幾乎熄矣有孔子而不能用且忌之者如是其衆宜也今我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十五

皇上合堯舜禹湯文武於一身道統以明治術以盛山陬海濶皆志禮樂而習弦歌上蔡之長又播

朝廷之德意家喻而戶曉之則陳蔡之同於鄒魯也一

天子之所漸摩而其俗之得於觀感者深矣予所蒞
之境洛陽在於西汝蔡在於東其伊洛書院有先我
而修之者獨上蔡書院得揚令以遂我志使一百七
屬皆以教養爲心則予可藉手而觀成以之入
管豈不雍雍然一道同風之盛哉余願後之人共守揚
令之規而異端豪強不得起而梗化故書之於石以
告來者使沐浴甄陶於億萬斯年如一日焉謂唐虞
三代不得專美於前用也

上蔡書院記

俞森

上蔡楊令筮仕之初 都門諸公卿凡識令者各款期誠之詞令祇受之甫下車卽次第釐舉既有成效矣於是景企前哲思用弦歌繼阜成之後而使斯人咸以君子長者自治焉乃於學宮而外益求教士之地訪有藁城張令所建書院而跡已湮沒欲興復而未果會戊辰冬

大中丞閻公觀風是邑復申敦趣遂改卜城西墀墼地闢爲上蔡書院廣袤若干丈尺爲室若干楹堵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十七

先賢有祠示觀法也來學有舍安誦習也有倉有庖以給饗殮有租以裕錢穀其他蔬茹井區什器糞除具備頗極綜密旣落成遂延師其中勉以講明天地倫物之理古今得失之事誠正復其性真文章發其英華可謂賅且盡矣乃繪圖具書請余一言以紀其事嗚呼余卽有言亦豈有加于令之所設施激勉者哉雖然

今天子表章六經崇尚儒賢海內學士觀光沐化爲者非是不教爲弟子者非是無學宇內蒸蒸域底

懿蓋已人洙泗而家濂洛矣竊以教者之敷宣不貴
豐澤而貴警悚學者之承受不在蹈循而務誠求苟
講授之際但取前人之成說灌灌而示諸人非不釐
然可聽也求其入斯人之隱微而奪其安身立命之
根弗能也而聽受者只取講師所敷衍依文而矢諸
口卽暢然足以悅人而傾其聽不知所以研窮聖賢
之精神以勵其必爲無退轉之誠意則直謂之如同
未有文也豈非

聖天子所以繼天立極者以實求而吾人之所以遵道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十八

遵路者乃以文應乎誠捫心自思寧不慙然自媿也
邪夫漆雕子茲土文學之鼻祖也其當日立乎孔門
承詩書禮樂之誨與博文約禮之方何難以得之耳
者揚之口出諸口者懸諸心而卒以爲未信焉然則
學者之所恃者果不在於講解之精詳與聆受之鴻
博蓋可知也然則師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學必有在
於語言文字之外者非今日之所宜急反而實求也
耶吾以爲急反而誠求亦無庸以他爲也昔日謝
道先生爲朱子發說論語而特舉師冕見與

衰者之兩章豈非教人者惟在聳動其真切自有之
良心使之無或昧而盡有以致之吾身所接之人與
物又聞先生自負該博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
可玩物喪志先生於是汗流而面發赤豈非善學者
必有一番真切爲己之志而尋行數墨出口入耳者
反之固有羞惡之良心皆其所當泚頰而駢顏者哉
苟語諸人者先思體諸身聽之人者必求有諸己則
教者惻怛之意自足貫注乎學者之心而無面從之
失而學者惻怛之意自肯服膺乎教者之說而不至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十九

有色取之僞矣如此則盎然太和之氣上下流通諸
公卿之期誠
大中丞之敦勉與賢令尹之敬業樂群渾合無間後
之人景行流衍將不與邑之先賢共爲不朽與其
以是鑄之石使師弟授受間皆有所感發焉

重建上蔡書院記

楊廷望

初望登仕於京師得親汝寧之正學諸先生咸相謂

曰今

天子誕敷文德重道崇儒無海內從善之外欣欣向風奉

德音而宣政教非區區文法更能勝其任也况蔡爲

太昊畫卦之地 宣公轍環於茲漆雕諸賢產於茲

古聖賢踵相接也至漢吳公治行第一史氏不言政

蹟然亦不外教者之一念厥後召信臣杜詩以循良著

而宋謝顯道以理學名上蔡蓋世有其人治蔡者亦

上蔡縣志

卷之

藝文

五十一

甚難乎其繼矣望識曰謹奉教既至蔡四顧荒蕪民
貧土瘠夏秋水漲田卒汙萊承彫敝之後而撫權操
之民惴惴乎其難之誠有如 鄙內諸先生命者雖

然爲政有次第而教養實相成古人論治正經界制

其牧使強弱不相傳出入必相友於養民之中寓教

民之法風俗既淳教化隨起上蔡在歷朝科第爲最

繁其間名臣碩輔曩曩不絕乃今漸歎寥落意者其

教之道未盡歟昔芝城張公於上蔡譔子祠作講堂

書屋延師訓士按其地今且鞠爲茂草嗟乎前有入

焉以爲教今日之上蔡何可無人焉以教之也初蔡學宮傾圯望約邑廩文督率諸弟子鳩工庀材未暇及書院戊辰冬

大中丞閻公按臨上蔡進望而命之曰學宮爲

天子儲才之地書院則先儒教士之區昔鹿洞嵩陽湖州應天各有師承後胡翼之復嚴湖州之制其法得聞於

天子上蔡去嵩陽不遠謝顯道爲程門高弟宜乎書院之盛與四書院比其故址猶存乎修復舊制無廢後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一

觀望謝不敏 公曰古君子教育人才敦以物行課以禮樂詩書然後選於里舉於鄉貢於天府得人事君臣之責也奉先儒以開來學予之素志也爾其闢地築室毋慮工煩毋糜費侈予將捐俸俾爾從事曷哉毋諉望再拜稽首曰敢不惟命於是相其土宜觀其夕陽於西城之址闢上蔡書院基廣二十一丈深二十丈建門五築堂以講堂三間居中門曰據德經師講學處也教養堂一間居後門曰依仁祀先賢漆雕開漆雕從漆雕哆一冉曹卹漢召信臣杜詩及宋

謝良佐於其內召杜爲養孫雕諸子爲教也復置敬業堂五間於講堂之西兩廊六間坐弟子課文爲遊藝門以關之講堂前置客廳三間門曰志道待遠方來遊學士子也大門三間在志道門之外榜曰上蔡書院右置瓦屋三間爲一耳門通薪水也左置瓦屋四間旁列三間居守院人也講堂東置倉房五間爲積穀處倣朱子社倉法也厨屋四間給饗殮也書屋八間分坐諸弟子課業也又於教養堂之後築屋七間居經師其題曰善下齋誌謙受也西荒地長四十

丈爲射圃觀德兼武備也又置蔬圃穿飲井供晨夕焉其右前有關壯繆張公祠循舊也西作草屋八間以居書院任事之役外墾地五頃七十六畝八分坐落邵店湖埠歲收菽麥三百石有零完解額設學租銀二十一兩八錢外以其所餘備供膳及延師之費自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至今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門室大小共六十三間落成經師爲楚黃貢生舒雍吉庠內外生徒若干人又立四榜於左右楹書歷年所試入學貢舉進士題名於上以見我

大中丞間公樂育至意夫 大中丞

天子詔播揚德教修復先儒書院使人人知學其待士
誠厚而期士者誠重且大也望與諸弟子約日夜必
勵講明天地倫物之理古今得失之事正心誠意以
復其性文章禮樂以發其華修其身以為天下國家
用比跡於昔時碩輔名臣則望與有榮施可以拜命
於都門諸先生之教云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三

隨溝渠而北三十里曰枯河由枯河而下曰古黃澤
口爲巨浸其中有臺焉父老指余而言曰此孔子選
雨曝書處也曰吁是何言之陋也孔子時竹簡漆書
非若今之書欲曝之也蘇子瞻白石山房藏書一記
甚言得書之難孔子而曬書於此誰其信之然在聖
人行事苟有其可傳者不妨爲之傳卽謂之曬書臺
亦無不可或曰此臺隨水消長未常淹沒故神之也
殊不知中州之地大雨驟至不能久儲臺勢處高未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四

及沒臺而水已洩矣聖人之神亦無不有也卽謂之
出沒波心奔馳澎湃而浪不能撼者亦無不可雖然
苟無聖人至此是臺亦培塿耳與糞壤何異哉惟舊
有是臺故臺之也旁有其廟仍廟之也廟而祀孔子
則祀之也今廟旣祀孔子復有所謂佛於其間者當
亟撤之也若所云曬書之說姑妄言之亦姑妄聽之
吾蓋因之有感矣聖人亦人耳一臺則傳千古假吾
人讀聖人之書朝夕從事與二三良友設一聖人之
觀于其上春水灌河百川騰浙登臺而思不幾汪洋

千里浩蕩胸次者乎吾學焉學其波紋層折浩淼靡
竟雲翔而鳥瀾也暑雨不時蘊隆蟲蟲登此臺也四
望無際水波不興誦兕虎之詩演龜山之操已而清
風隨來萬籟俱作不必問當日所曬何書卽浴沂與
點之章亦有與時借行之意焉是一臺而未必無景
行之慕也至若秋陽臨臨雲漢興歌冬雪飄飄皎潔
萬頃既不甘假蓋於子夏又未得申之以冉有撫卷
而歎謂吾道之窮皆由乎此足見後人慕聖之切登
聖之誠而無所不至也聖人過化存神何有乎一臺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五

又何不有乎此臺人之誦聖人者曰此曬書之臺也
吾願世之登曬書之臺者法聖人之行事讀聖人之
書者亦不必注念於一臺則有是臺也吾得而修之
無是臺也吾從何而修之舍其舊而新是圖吾焉臺
幸矣

東嶽廟記

元王得友

粵自一氣分區二儀定位在天成象七星煥爛而列天文在地成形八柱穹崇而隆地起運四時而爲歲播六氣以推遷於是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而汝水之濱豫州之野北矚泥金之嶽西鄰定鼎之郊壘巘層巒旁羅數郡堆寒滴翠上憂重霄忽有掩映亂峯盤行大陸良木聳千尋之勢奇花馥四序之香潭與龍藏洞深仙隱其有靈符則大朗山王者之本廟也舒陰慘陽持權造化蒸蒸庶彙口用而不知者也或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六

千乘之主百里之尊當稼穡不登之秋螟螣作疹之歲瀝丹衷而有自享休應以無疆矧夫是邑也風俗素高代生俊德姬叔剖符之地李斯發歎之鄉昔黃巢蟻聚萑蒲蠶食鳳野阡陌悉豺狼之阻重門多擊柝之防東序論文孰有親於顏閔西郊閱武靡不附於韓彭方今聖人大展雄圖普綏蠻貊水鷄林之俗丹崖紫微之域輦費投戈重譯請吏者府無虛日也稽諸至理榮枯否泰相須而行其爲糾纏者也國家教敦俗阜禮備樂和禘嘗克恭於九廟驅辜乃奉

於百川向春夏秋冬之期祠禴蒸嘗之際金石在列
黍稷在筵一獻再獻有以見竭我精誠神之聽之於
是乎介爾景福當地接淮西之近封東門之古聚落
也俗惟沐義里向浸仁居安慮危檢身猶受敵晝與
夕息防非如履水動合典常行無累物豈不謂仕之
賢者乎爰有丘陳材傳延通昔年專詣山中虔請立
廟於斯時四遠者艾迎引禱賽莫不勤重者也翌日
再考靈龜衆求勝地召其郢匠選乃奇材工者由是
風馳傭者於焉雲萃揮斤運斧電掣雷轟畫拱雕甍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七

霞鮮錦爛塗泥疊甃貼綠勻紅日就月將積微成著
簷危而半空峯舉門廓而平壑洞開見紫髯清骨之
尊儼被袞垂旒之貴羽衛嚴而虎頭燕頤排提戈執
戟之雄嬪姑麗而螭首蛾眉列破國傾城之態繚垣
粉壁砌竹檻花鹿事告終安能殫述在鎮內外都維
鄒鄉貢三傳江夏郡黃夢昇訓子以義待士以禮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加以善誘善掖不倨不
矜苟不攸然者則又安得千萬徵庸用克幹事若此
者耶副維鄒隴西郡李晏等爰從建立厥志不渝矣

已從人晨昏罔怠炎涼屢改拮構皆周故立貞瓊
旌萬古得友文不逮意智不及愚對三篋之亡書尤
慙識淺指一枚之斷簡但愧學踈承命援毫辭不獲
已所美塵飛東海石爛南山芳名不墜者也乃爲銘
曰造化至精山川粹靈聚爲陰陽散歸杳冥馳驅庶
彙孕育羣生衣而行斯克叶利貞維嶽之陽長淮之
上爰有其山厥名大朗黛發翠空烟凝百丈中創靈
祠百神之長豫州右个洛邑西駢奇哉貴地猗歟名
山草芳四序樹老千年嵩衡太華聊可比旃姬叔舊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十八

封秦相故里地秀靈著溝澧蔡水乃建名祠長河之
涘牲牲肥膺羣賢奉祭孰爲衆貢江夏黃公家傳冠
劍門盛儒風敦詩說禮兄友弟恭履行若斯萬福攸
同鎮內鎮外乃士乃庶共捨珍財同修廟宇每遇六
衙或經四序奏以笙簧潔之酒脯神之聽之災殃竟
去

重修鳳凰橋記

明田可徹

蔡古平行治無高山大川厥水可航者惟洪河而已
諸渡或以草或以木稱勝國中者實鮮鳳凰橋者向
去新城百步當北門孔道建二京西北嶽神所居朗
出高際左右土脉軒翬如鳳展翼曰鳳凰臺其下泉
水清泠折旋如練帶發源於西玩花樓下東流入杜
一溝故有橋曰通在來其名爲鳳凰橋曰此歲久寢
以窳爛嘉靖初鄉人稍因舊鋪次爲徙行計卒不完
每夏秋水發輒壞石東徙懸阻甚于實今致仕曹南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序九

尹平岡王君乃翁雙臺先生重建廟前門工竣卽率
衆修之尋蕩於水先生惘然失復謀諸耆民周營劉
經等四社曰維茲橋與廟接實神所出王也匪直人
圖惟永久惟我輩於是各出矢言要諸明神貧富老
幼工價鈞得以財力自效積十餘年度猶弗及爰募
諸遠近得漢臺馬公等數十餘人助之事乃克舉會
推先生董其役先生亦罔辭勞經紀踰年而定先是
水頗偏趨改濬南北相直得丈深廣各四有奇先以
石鞏其下趾始爲三空覆比聯亘銀礪交加闢運容

二取東西闌杆十六咸獅形分水龍三視昔倍加堅
固足曰稱勝國中云初先生之督是役也祓乃心置
乃家務夙夜祇慎弗遑雖平岡君迎養曹南弗能奪
也他固可知已落成會邑侯西潭紀公至振廢摘奸
雅崇善類親製字扁其門以言勞先生而以意勞其
衆鄉人請礲石屬余文以記之余惟自詭者恫於神
獨往者懼其仆志迅而克協故其善勇善流而不置
隨其蹟遐善勇而蹟遐則人悅鬼神降而觀之竊慨
夫人之無良也焚身崇賄而施靳一毛甚者見人之
善而擬惑之而詆毀之惟恐其卽成而軋已吁自詆
惑人之人興而天下之事愈不可爲矣志弗協也故
褊心絀於令圖奇蹤覆於利口巨室麗於群材大匠
因乎衆工獨往斯其志弗勇志弗勇斯其善弗流以
是而謀所謂不朽焉厥維艱哉自先生之倡是舉也
富者施其財貧者助其力銀者礪者效其勞炊者爨
者供其費有輸自負販而願厝一錢之利有垂白無
依而甘心於暑雨塗泥之中如此乎風之滙而鼓之
同也蓋志迅而克協善流而不置矣所謂鬼神降而

觀之者不在斯人乎哉嗚呼乘輿來鄭人之頌伐餘
免寒裳之虞渡蟻起陰功之感况乎石梁餘勁緇世
弗朽者哉或曰平岡君治曹不曰菴苴汚家聞先生
督視之日財用弗繼罄取諸已充之不愈難乎余曰
古之仕者曰官行義今之仕者曰利冒官古之隱者
曰善化鄉今之隱者曰鄉謀利平岡君爲世清白吏
施不究才先生復能曰善化其鄉人隱之所留謂非
仕之所闕不可也今之所至謂非古之所稱不可也
斯亦共事君子所欲言因併及之曰附鄉評之表先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六十一

生名永年字公祝別號雙臺餘不能盡者得備書於
碑陰云

上蔡岳公修城記

明劉光國

上蔡屬天中郡壤地平曠無有所謂山谿險阻之固保障所恃者維城嘉靖初故少司馬應山傅公鳳翔爲令易土築爲甃甃蓋懲于正德辛未流賊攻屠之慘云迨今年久中間葺補缺漏往往有之大率工不甚鉅萬歷甲午岳公以甲科高第筮仕蔡邑先因癸巳三月以南大饑人相食百姓孳徙什七天子愍然遣重宰賑卹之又慎簡賢司牧故重得侯無何灾沴頻仍乙未大水平地滙爲巨浸一時城壞百六十餘丈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十二

稼穡糜爛廨舍傾圮無論也饑民起而爲盜泌陽山間揭竿嘯聚至于數百人不三百里而近侯以爲憂曰嗟乎奈何事勢至此乎無城邑何以守成城人何以堪公庾先已竭于賑貸罄懸無所可請奈何事勢至此乎乃延縉紳耆老謀之僉曰時詘舉羸得無不可且人救死不贍奚暇城侯曰是則然矣顧如此危急何况城工與民食並難曷容坐視吾聞君子不違時以厲民而能因勢以道則五失皆之所費非愛邪

上蔡縣志卷之十五藝文六十二

取之而無所售者那繇斯以譚庶幾有兩利之冠
焉于是下令自今犯科不當重律不關當道者率新
贖投牒者必以薪爲質諸所當刑如輕重多寡折收
之口日荷擔負背填溢市衢靡有不售人得易米餬
體粥未幾受薪者在在山積不可勝用矣侯自出俸
錢治甕十萬以倡之已而簿滕君九臯尉李君尚賜
合治甕五萬又屬衙門員役諸庸身內外者告之若
皆食費于官非窮民比其各治甕有差共合五十餘
萬咸辦如期而卿大夫士及殷實家輸柴者聽侯檢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十三

藏中纔有內發糶本百三十金又例不得請侯特請
之上狀撫巡監司郡伯諸公若日事急工鉅而毫無
所資願竭力圖之少需此以補不足耳諸公咸報可
與諸捐數則以易石灰食陶人巧者凡既備矣往規
乘起庸夫侯猶恐驗驛則再出私錢令各耆老爲釀
金召集鄉人義以勸之簿以籍之甲工若干乙工若
干少多自登不一毫彊第以邑之保障侯之德心苟
樂方可勉疇非欣欣願自効者計工凡二萬一千六
十有奇咸出乘輸而中貧者不相及也已乃衆夫齊

集四面借作以省祭官曹大緒等三十五人分督簿尉總之而侯時時省視勞來之旣滕君遷去李君鴻儒繼之又區處以益之恩信所激驩然趨事經始于乙未歲八月癸丑畢兩月而告成事巖翼雉雘煥然樓櫓奕奕然屹屹乎苞桑磐石至計也城下爲壕壕故旱乾侯復令人聚水爲畦以藝稻一以教民田一以資守禦金湯之險永永賴之俯仰崇深小大咸喜先是四顧頽圯以往事度之殆非數年不就侯則欲刻期睹成工衆疑未必然已乃果然若不知其所以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李四

然而然者於乎異哉詩言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曷神于此哉落成之日邑縉紳馬君嘉謀胡君遵化等暨諸生耆老德侯大造我蔡人相與伐山爲碑勒不朽而以記屬余余惟載籍所紀舉事動衆必欲慎之者重民力也惟城工不然春秋作臺觀考宮室必譏而城邢鄆城郎城楚丘皆大書予之以藩垣屏翰守國最急卽勞且費有不得避焉矧如舉所不可已而財力無害又因而利之非喜之喜者哉時反側者在郊城壤入枵腹燃眉勢岌無精何幾侯心籌力任有剗

裁焉迄于功成而人不病不惟不病舉馭馭待哺之人因而得食所全活至不可勝計于國于民利賴良無窮已於乎異哉是謂非常之原自匪哲賢其孰克謀始而成終哉侯壬辰彙征一時蔚稱國士雅賦雋才而視國如家之念殷精白不滓之心真才故能爲體國故必欲爲不滓故無不可爲是以令之則行感之則應作之而必奏成功卽篋中無長物而祿俸所入且以佐公費以是心昭假于彌綸何有固宜其振曠舉而豎偉伐也余觀前世循良傳所稱述若隄水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李五

若救饑若弭劇盜藝田疇要之切于民生一事殊絕膾炙千古是役也以佚道之使成不費之惠變通拯萬人之命俄頃建百世之功非艱難弘濟獨擅一時者哉異日太史氏必且爲侯特筆紀異流聲汗簡昭示方來者矣余不能文姑掇取實蹟書之以俟夫鴻鉅君子有所攷而述焉侯名虞詢別號四門蜀之南

江人

嘉靖丁亥夏傅侯鳳翔城上蔡蔡舊城周七里許皆築土爲之遇強敵輒失守猶無城也癸未冬侯以名進士爲蔡令登城嘆曰易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謂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吾奉明天子命來尹厥邑顧茲城匪甃以磚石陋而弗險也漠然弗以爲意罪而罔功也乃上修城狀于當道僉可其議侯始發官羨且義以勸民遠近爭輸財有差將誚曰啟土又歎曰君子務在擇人匪得厥人衆務弗集焉躬以幣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

羅監生徐子伸總督厥事復羅監生田子登及鄉耆聶昶等數十輩俾其各有所司朔望率衆盟曰凡我同事者毋虐民毋妨農毋損下益上毋面從退有後言或聞茲命明神廔之衆皆黽勉趨事乙酉冬侯以朝覲當北行申諭厥衆曰汝其各務洗心思厥始以成厥終若因公而徇私渝盟以規利人其謂何衆益勤懇弗敢怠丙戌秋工成十之七侯以財殫復啟當道得易隙地及借支官錢若干繕以補弗逮是歲夏厥工始克報成監生賈子紳輩屬予爲記弗獲辭昔

人謂無其美而妄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予固匪誣者而傅侯徐子之美亦詎敢蔽諸夫侯汲汲然恐民無城弗忍也勸民輸財度機宜也擇能而使之識高也幣以羅士以貴下人也集出納各有主者秋毫靡私也果行匪疑弗撓于群議也弗忍仁也度機宜義也識高哲也以貴下人禮也秋毫靡私廉也弗撓于群議斷也仁以愛民義以濟之哲以察之禮以下之廉以守之斷以成之事雖大必濟况一城乎夫徐子受侯重託而知無不爲殫厥心也同心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十七

共濟弗倦也措置鮮乖方綜理周也賞弗僭而刑弗濫令出惟行也殫厥心之謂忠弗倦之謂勤綜理周之謂才令出惟行之謂信四者弗失故克不負所舉云嗚呼蔡城底績予喜蔡人獲保障也已天下城復于隍者實宏所憂滋多俾凡爲守令者皆得哲夫如傅侯而又如徐子之同心者相與以有爲天下其皆堅城也夫子所憂其釋也夫書曰知人則哲詩曰哲夫成城其傅侯之謂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徐子亦有焉

重建上蔡縣治碑記

周源

上蔡古蔡國初封地也侯封疆域著在周初較若列眉然姬姓之國至於今名與地未之改者惟蔡與息耳蔡之爲地本以卜筮得名於此可觀易道焉方冢子初封克庸祇德侯於東土有震之象卦二體皆震開國承家惟以不克負荷爲兢兢故君子以恐懼修省憂勤於始而後可安樂於終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兵燹之餘其象爲革卦兌上離下邑治甫建更張太驟則不協於時措置乖方則不宜於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八

俗必所興所革素信於民而明足以察事理義足以順人情然後可通行於上下而無弊所以能主重器而免於悔也革故則鼎新故受之以鼎卦離上巽下心入乎理而耳目聰明故能上得君心下得賢輔而虛中以應之所以正位凝命而長有國家易之象然也邑自寇氛肆虐城社丘墟寓縣治於公館每臺臬至止則令長避舍居之歷廿餘年易六令矣中不乏賢者非格於功令則憚於典作百里之侯無棟宇以

一學居兩臺之使無館舍以駐憲節何以爲建國

模出政令而示觀瞻也歲在癸卯余適承乏宰是邑
仍假寓舊館拜公座謁先師如儀邑有宋謝顯道先
生祠久荒落矣余以次謁之曰此道民之本也卽捐
俸修葺舉祀典焉更得先生語錄善本謀再梓行以
廣其教庶幾立政有本矣載閱舊治草則宅之余慨
然曰建國誠民是誰之責耶顧時詘舉羸非計也惜
小廢大非體也捐俸節費七百餘金遴材木陶甃磚
僱工役咸如市價設四門約長以諸生行優者王之
出入有程勤惰有課士民願以材具助者聽並著於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十九

泮得列名焉經畫故址重建公堂退思燕寢游息左
石兩翼分曹布局屏門路門歷級而升於是公庭翬
如燕室翼如麗譙岌如出政有庭議事有所懸象有
闕館庫咸備庖湏畢具不費公帑不煩民力不逾時
而落成矣邑士大夫咸進曰邑治荒廢迨二十餘年
矣一日鼎建曷可無以記之余不敏敢以不文辭今
之州邑比古之侯國今之公庭古之公朝也凡公朝
前門後寢堂室房夾備有儀度非以奉已也聽政於
是讀法於是飲射於是宣

天子之詔命以及萬民非壯麗嚴肅無以
出治之本施政教而發觀感也在易之象取諸
蓋以壯固爲義也卦震上乾下以剛德行正道則天
人之事備故君子非禮勿履以自勝者爲強也朝日
聽政其象爲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卦
坤上兌下教以牖民如澤之說養以保民如地之厚
生養遂而後禮樂可興臨之象然也月吉布令其象
爲觀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體察民隱如風之披
物建設禮度如地之著象所以通民情而垂教典觀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

之象然也淮北姬宗惟蔡祚爲長故能產毓賢人爲
後學先漆雕子若通尚書傳禮而謝顯道以禮記論
語名世未有以易學名者余故因蔡之得名而考易
之爲象如此倘亦於治民之道少有裨與若後世觀
美之祝未敢繫引以自侈也

上蔡令傅公去思祠記

明翁大立

上蔡故名著城入周爲蔡國伏羲時生著長丈守以
元龜其名爲蔡爲著城以此今城東不二里許曰蔡
溝溝北有著臺臺有白龜廟初始未詳或曰聖人先
天開物則取著蔡制爲卜筮天下之疑緣是以决言
此地有神物焉遂自古記之矣嘉靖乙酉予視學政
過蔡耆民數百人謁予若有所求予諭之則曰吾蔡
平衍雖有蘆岡洪河無甚險固城又不完正德壬申
劇盜攻城甚急霍侯死之事平卒無有議完城者嘉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一

靖癸未印臺傅公來爲令問民疾苦多所行罷已乃
白當路出贖錢若干易甃石更築新城時忌者將以
是窺公公精白奮揚無少疑阻而又出矢言要諸明
神以信有衆踰年事遂成旋被命入爲御史吾民思
之不置則爲去思亭紀其績語在林太史撰碑前年
河南撫民缺祈公復來不可得知無能復借公矣遂
卽城南地更泐祠尸祝之吾民於公敬如神明猶卜
筮之有著蔡也予聞之則以諭諸生諸生如耆民語
復諭鄉大夫亦如之乃嘆曰昔昌黎有言凡此蔡

惟斷乃成使裴公稍懼浮言吳元濟將虎視中土雖
有百李愬安從擒哉傅公事亦類此苟非獨斷則民
之德公亦安有今日嗟乎著筮蔡卜固在斷疑也蔡
實產之裴公拯民危急傅公厝之安全皆斷在不疑
得諸著蔡多矣民於裴公社而稷之於傅公尸而祝
之美報無已宜哉予從其請遂爲之記公名鳳翔湖
廣應山人嘉靖癸未進士以御史巡江浙歷關閩蒼
臬擢丞撫鎮海肅再移江右今復借鎮關中所至皆
著去思云

上蔡尹傅公去思祠記

明陳時熙

公名鳳翔字德輝別號印臺湖廣應山人今爲御史大夫公登嘉靖癸未進士甲申尹上蔡時兵燹方息百務俱弛公蹙然興懷銳意圖所以爲興廢之計然歲方歉而民猶未集也招揀撫字曲盡其誠旣踰年果歲登民集矣謂域民之居城池爲先於是首城池焉相時審勢度材鳩工築鑿旣成民居定矣謂居之不可無教也於是次學校焉殿廡堂齋門庭號舍次第修整制其祭器完其典籍周旋絃誦士教興矣謂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三

教之不可無養也於是次田里焉躬行阡陌勸課農桑使民爲居爲食守其常業止者豫歸者休矣謂安養不可無法度也於是輕典以矜其愚頑重典以懲其罔率強不凌貧盜不侵富矣謂城守不可無武備也於是因舊以簡其徒旅計時以程其藝能道無遺矢士有生氣矣申之訓養童蒙收恤笄獨禮義漸成恩澤無遺矣滿三載常入朝考績去上蔡上蔡士民受老送之境上捧衣挽車憂形於色公慰止之曰去而不遠遺一二二一何城守違公旣留內臺爲御史

思其德澤不能已建祠南門外祀之存遺愛焉
誌載林太史碑中公再遷藩憲入爲廷尉卿陟今秩
奉命出撫兩地道經上蔡旁邑上蔡士民父老則
又在候之境外戀戀乎若復有以留公者公亦戀戀
弗忍釋去且曰城池今完固乎士類懋名實乎室廬
田畝不荒蕪有增益乎百姓猶能興行守法度乎兵
戎糗糧可以戒不虞乎顧王事不遑安能止此公於
是行蔡人退而銜恤如有所失也顧其城郭曰築鑿
之愛域我黔黎今骨肉完矣何以報功耶顧其學校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四

曰教民之化淑我髦士今賢才懋矣何以報德耶顧
其田里曰安我居粒我食聚我室廬今寧而盈矣何
以報恩耶既又更戒曰吾人幸知興行而耻蹈法度
安於武備而不畏強禦伊誰之澤耶則又相與在拜
祠下謀肖公之容祀之顧隘弗可居陋弗能久也圖
之城南郭門之內民地一區廣七丈袤倍四之前俯
市廛坐倚岡阜於制爲宜衆心允協於是白於縣尹
漁溪王公許卜日吉神戒衆啟土度方樹表正位而
陽賢者董其役藝者効其能富者輸其財貧者輸其

力中爲堂二楹高聳
堂之制翼以兩廡衛以重門門廡各三楹視堂制而
小若拱若揖若侍若輔周以垣墻樹之松栢完固堅
久輪奐炳耀蓋視昔改觀焉王公時往視之給以財
力優之廩餼越三月而告成謂蔡人之不忘於公與
公之不忘乎蔡人者用垂永久也屬公之門人蜀提
舉陳時熙記之刻之石

重修上蔡邑侯張公去思祠記 趙 頌

人之至者則其德業亦至故其精誠之所輪運用能輔佐國鼎奠又黔黎在當時噓枯爲榮在後世猶能起廢爲興者也鄒平張公之尹我上蔡也操湛如水御政若衡處事猶家保民如子治邑七載鸞集雉馴三異十奇之美無不畢至善政縷縷備載天中李莊靖文中茲不贅初公之以蔡令而遷秩宗也蔡人士一聞邸報知留之不可爲之建祠於南郭門內與廐山傅公祠相爲對峙意以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俾後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六

之人歲時俎豆思傅而因以思公也公以至誠率物不欲要名以取媚迺親自操觚勒石改其祠爲先賢漆雕氏祠蓋以漆雕氏爲蔡人邑無特祀非所以崇報先賢之意也未幾而公去矣蔡人百里攀號不絕如失慈母嗣是而蔡人士思之不忘其不憚跋涉肯爲致省者踵相接也及公讀禮於家蔡人士于甲子暗關河不阻而公亦每有諭詞慰問藹然如家人父子疾痛相關語也繼而轉吏垣晉廷尉陟大司空拜御史大夫位居華要凡蔡令員缺必謀之當道擇

惠端亮者授若任恐以谿刻者擾吾民也是公之心無一日不眷注於蔡類若此萬歷癸丑蔡人士愈思之不忘復建祠於南郭外與先儒謝先生相爲對峙意以謝以立德稱公以立功顯並著不朽俾後之人歲時俎豆思謝而因以思公也崇禎壬午逆闖肆虐繼以兵寇焚毀書棟飛甍爲墟瓦礫矣嗚呼可

勝悼哉邇來民獲小康欲重爲修建謀議尙未能也今歲庚寅直指使海豐李公祖與公爲桑梓之誼兼欽公之德業駉馭按汝道經於蔡詢公之祠宇而薦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七

觴焉一聞類廢狀卽發贖金若干鑑命明府張侯董其事庀材鳩工重新公之祠宇閱兩月而厥功告成門堂垣屏整飾如初後以類爲蔡人稔知公之德政屬類爲公以記其事兼以報之烏府然類竊思之矣當公之去蔡在萬歷之乙巳時類年方戲猶識之同群兒嬉戲唱和襦袴之歌迄今將陝四紀思之恍如昨也蔡人士能一日忘公也哉昔寇萊公之沒於雷喪歸於洛道經公安士人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而枯竹盡并論者以爲公之生平秉道

故其精誠所感致生雷陽之竹然以公之德業
生能佐至庇民噓枯爲榮故其沒也猶有景行好德
者瞻依顧念起廢爲興皆是公之精誠貫徹寰區沁
人脾腑故能如此也頌生也晚其祖若父皆親被公
之德化者故不辭謗陋而忻爲之濡毫云

劉侯除華陂水患記

明馮善

上蔡縣北四十里許曰華陂鎮者卽古之鴻隄陂也相傳陂之水自白馬溝由洪河粉河入淮其初本未嘗爲民患歲旣久故道盡廢水流淤塞每大雨至輒騰湧而出漂蕩田禾傾覆室廬卽霽後經旬月亦無可耕處民之苦昏墊者蓋亦百餘年于茲矣歲乙丑劉侯令上蔡旣至卽詢民所利病興除之聞是鎮水爲害愀然曰奚忍使吾民陷溺之至此極也又於故牒中得鎮民赴愬狀卽爲之請於諸監司諸監司無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十九

不雅重侯者咸可之復檄陳州守崔君共其事蓋蔡鄰陳陳固水所經也陳豪民多異議侯力排之于是畫經界度地勢諏吉鳩工毅然爲疏濬計方是時歲大荒侯因用飢民力而倍其傭闔境人聞之咸欣然從事賴以全活者甚衆其顧役諸費悉取諸罪贖中不一毫煩里甲甫踰月告成功溝洫辨故道通水由地中行矣居頃之雨大作浹旬始休郡諸邑無不遭湮沒者是鎮獨晏然無所損壤之民皆舉手加額曰劉侯活我也劉侯活我也諸耆老暨士民相與謀曰

侯之德在吾鎮及吾人何可不令天下後世知之其
惟覽碑乎請于侯侯固拒之太學生王子耕輩因余
友張子雲翔以其意謁余余曰劉侯者行古之道者
也盡已而不責人務實而大避乎名侯之心方歆然
而不自以爲足而鎮之民顧欲爲侯侈之得無拂侯
意乎侯含華發英行完而材鉅茲方顯庸於是其所
表樹非以一鎮已也且匝乎一邑非一邑已也且周
乎寓內勲業磊磊然勒竹策銘鼎彝固有待焉者茲
奚足爲侯道哉張子曰鎮人斯舉豈惟報德抑以示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

法也陂之患遠矣令是土者林林然侯獨以是患爲
患而首黜之以貽無窮之利恩德之在吾人豈微渺
哉矧侯興學校正風俗節財用恤里甲獎善禁暴諸
所爲善政尤章章在人耳目鏤人心脾難縷舉也立
祠祀侯且次第舉矣是安能遂已耶夫背惠者不祥
師古者永世自今記之庶不負我侯愛民之意嗣是
而來者睹此將必感發興起思以繼我侯之績而行
長之而是鎮之患可永保於無虞也拂侯意何計哉
余曰如是是可以書矣隨爲之直述其事如此云

名伯生字萬愛登嘉靖乙丑進士第其文章政事可
以名天下傳後世者侯政成績著後當別有紀述茲
不贅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一

祖氏先塋芝記

宋秦觀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於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原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於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二

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氣節輕勇烈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勳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靡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汝南爲盜賊之藪皇宋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焉都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

豈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
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詔掖垣從子無
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膚使行
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
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
豐市李典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
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
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

正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三

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
對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
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

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祖氏世上蔡人墓在汝陽

重建烈女祠記

明王允成

嘗稽之德立無朽師世用舊主持世道者唯目前之
為急而駁骨須埋良玉閉情則標嫩之路易歇而從
善之念亦淺故千載之遺芳百年之幽烈一經洗發
日月自覺增輝風露若為驟新今觀閭里市闈出夫
野媚令田聲教括之若鳩詩書禮樂陶之成玩而試
語激烈奮昂之奇男子偉嬾人變身如寶視死若飴
不肯輕言交頓莫不心忡忡如將見之口津津如將
生之者又况乎香閨脆質冲齡弱息耳不經喧喝目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四

不習猙獰一旦城破家崩金戈耀日鐵甲亘天白刃
羅胸肝腦若寄而覆以甘蠶錦繡從旁相形願則有
妃嬪之樂逸則成雞豚之解而猶然神不亂營志不
遷挫虜千軍若犬羊擬九鼎如髮膚嚼血欲噴引領
望盡勢不自遂更怒目奮力百端詈賊以希速就死
地為快卒致裂肌碎腸使勁骨折乃香魂完璧無訖
一時之與萬世聞其狀而不泣且舞者非心也此蔡
之舊奉明旨置二烈女坊祠於西墉樓櫓之下春秋
祀之豈徒報死者地下益以聳往來士民之觀且以

示金湯在此不在磚石乎奈日久傾頽忽若駢頓
正德八年距今百有餘歲補葺罅漏間亦有之癸巳
大侵未逾廿年餘幾盡廢爲蓬藿矣蓋蔡之敝缺實
多真不暇及此耳會今邑侯郎公揆奇情深淑世念
重於甲寅歲杪蒞蔡任釐弊剔奸樹藝陳極蔡之世
運民風頓爲丕變且彰在闡幽於蔡封域內所有先
賢祠墓悉殫厥心成偉麗觀更計漆雕氏謝顯道先生
皆以中和常經垂範後世而翟方進又以功業特著
此其事其言可以光簡冊契士君子之志而要於發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五

千百萬年之憤動愚夫愚婦之心尚無如二女之爲
烈也乃如今乙卯夏當課寂之日輒謂命匠工爲之
剪荆驅蛙撤腐理基材木惟堅結構惟固於秋月日
度始冬月日竣工堂壁整肅坊表巍煥使數十年貞
魂幽魄蕭條於凄風苦雨之中而歲時牲牢僅以故
事委之草莽者不啻登之雲霄無論閭里市閭田夫
野嬾往來經行之人舉凡聞其風擊其狀無不踴躍
興起如疾痛疴癢之把搔得當祇覺沾肌沁髓之爲
快卽負插荷耆之人亦無不奮激亟事忘其身之勞

勞者侯真善教哉侯真善教哉成以功著茲
下所爲課業篤行榮來匡直之意領畧于侯
備至而是役也元以見侯五典六禮之外不廢
其用心于蔡人士良宏遠矣于敬紀其事于石且以
望後人之無忽此舉云二女之世系與祠祀之肇基
則詳之邑乘侯諱兆玉號明懷古浙之仁和人登癸
丑進士

古功在社... 則祀之澤在生民則祀之由太史觀
風以上於天... 論定而後為之祀所以報德銘功以
傳於後洵不朽盛事哉歟後凡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任於其國者有功德及民其土人於其去也則力援
之援之不得則於其去後也而為生祠以記述其事
雖不出於古蓋禮以義起其此之謂夫由是峴山之
碑雷陽之祠猶古甘棠遺意也戊子長夏三韓張公
衡命來蒞我蔡土公初至止狀貌魁梧言笑不苟見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七

若知其藪... 周慎有古長者風以為召社復出也及
... 事首開閭閻疾苦惟是輕徭薄賦一與民休息遇
諸生持大體嘗曰諸生當愛吾鼎能閉戶讀書吾雅
重之其不法者吾得而制之及諸生有過但優容曲
全不忍刻也緣是諸生憚其嚴而樂其寬以相勗於
寡過初民有訟者大辜則杖小辜則逐毫無議贖者
不期月而民訟衰息柎楊無累城郭公署不獲已始
務補葺不喜多事紛更以擾民是以土木之役少而
民用佃作蔡舊例收解錢糧以里人為大戶次第行

之所費不貲以故里中富者貧貧者逋公憫之議定
官收吏解花戶但輸納而已民近不費財遠不勞力
數百年賠補之苦一旦而除蔡舊地仍小畝徭費頗
煩公極力議折大畝具詳司道及部事如所請永垂
田籍自今以始蔡無雜役之苦此其大畧也五載以
來所安全者甚多而不矜赫赫之名惟是敦厚周慎
爲治平之本其有造於茲邑也豈一二端所可盡哉
抑豈千百言所能述哉公製錦成薦刻數列爲當道

嘉興蔡仲夏奉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十八

欽召入都寄股肱心膂之托慰蒼生霖雨之望且將
以治蔡者治天下矣今公雖去流風猶存蔡人蒙安
席慶則思公士能寡過則思公民不逮肆獄則思公
士墾而粟漸裕則思公畚鍤不擾則思公下里無京
邊之勞公旬無煩苦之徭則又思公公之可思如此
蔡人之思公如此使非結茅以奉之肖像以禮之勤
石以紀之蔡人之心其能已乎今茲之舉蔡人誠不
忘公也然非蔡人之不忘公也以公之自爲不可忘
耳夫人亦各有心也官長有一不當則群起而訾議

之卽儼然在邑且有離心况已去其土而猶惓惓不
已於思者必非情也余蔡人佩公之德沐公之澤至
矣哉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余於公益信

上蔡關縣修溝記

劉元琬

水之爲天下害也自古爲然矣而水之爲西北害者最甚水之爲西北害者最甚矣而水之爲中州害者爲更甚大河東下萬壑競奔當時設兩渠以殺其勢此河渠之所由始也溝洫不通則河渠阻塞故千支萬派以疏其流繼河渠而志者自不得不議溝洫也農桑爲國根本先聖王勞心焦思一則曰興水利再則曰興水利者又豈無故哉余蔡人也知蔡害爲最切蔡受水之地也一日不有以通之則蔡爲澤國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

夫一渠不有以疏之則蔡聚魚龍矣安與其斥鹵爲桑田耶今蔡之開溝洫開已然之溝洫非開未然之溝洫也從已然之溝洫而淺者深之非欲創未然之溝洫而疏之淪之也奈之何自荒亂以來竟無有言及此者康熙丙寅我楊公之筮仕而來也首建開溝渠民若苦之非苦之也乃其習而忘之也越數日遂與父老約親循古渠而西大驚曰西南正上蔡受水之地蘆岡之西汝河之故道今舞陽雖截斷其流而西平泌陽遂平諸水仍由瀉入我上蔡而無水觀

之澤吾蔡者似不可令其濡滯而不通矣沙河柳塘
及小沙河之自遂平而來者皆吾蔡受之也黃埠三
汝河口更不可令其淤沮而自瘞矣樹河蔡埠河一
爲西平之汝河分支也一上承西平之重渠橋木下
受沙河柳塘諸水可令其積而成邱泛而爲淵乎古
人之成法現在吾必欲諸父老通之衆皆曰通之便
于是又循古渠而東則漢臣杜詩所開之五溝蔡人
德之至今稱爲杜母者也洪河最爲大害須居民築
土爲堤出河身丈許不獨上蔡無患而項沈潁壽亦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一

幾幾其無患矣凡所謂東朱馬河西朱馬河固當濬
而草河尤當急濬以殺其勢則黑河茅河枯河包河
蔡河又不必言矣楊侯之循溝洫者旣如此而父老
之視楊侯之便者又如楊侯曰非古之舊者不得
言割吾以身先之春而暇則從暇日而修之秋而暇
則從暇日而濬之朝往而暮歸雖風雪不顧也晴在
則雨還雖饑寒不計也或連數日而露處于外或與
之而粗糲而食之民忘乎其爲官官賴乎其爲民凡
一而溝洫或窪者皆種禾黍而汚者幾爲良田矣

蔡民方有起色蔡人乃相與爲余言曰楊侯之通溝
洫也不可不碑以誌之茲者山川如故也蔡岡在東
蘆岡在西汝河塞而故道可尋矣杜溝通而橫直如
舊也蔡塘黃陵朱馬諸河開者開而沿者沿白馬青
龍得殺水之勢而西北無淤泥矣洪河有舟楫之利
而東南諸河無梗塞之虞矣又得黑河分東南之頽
波茅包二河引下流之故道從此而連旬雨水粒食
庶無足患也余地畝多在蔡受溝洫之福者已久遂
因諸父老之請而爲之記然亦不過記其始終之勤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一

勞耳至若其明德之遠自有輿地之考在雖然吾更
爲蔡人進之爲後之治蔡者進之溝洫豈楊侯之家
事哉使蔡人而體溝洫之利也自相勸勉不煩督責
也吾固爲蔡人幸使治蔡者而遵溝洫之法以養吾
百姓日夕勤求以與我子弟相爲告語也吾更爲治
蔡者幸更爲蔡人幸也是爲記

文者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
數倍不可謂智一目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
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
里之內拘若檻非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
謂明且三王以來數十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
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涵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恣
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
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三

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昔僕之師裴道明
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狠傲者盡滅河
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
有立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秦齊趙以稔
其農群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
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耶足下勿謂部
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矣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
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軍官守矣
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亂嗣矣足

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
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
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繼惡蓋
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舍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居然可
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
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
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
環壘剝塹灌以流潦王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
發于肘腋屍不得褒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
不祖生爲暗復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李斯焚書坑儒辨

希通錄

宋蕭 叅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及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五

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殺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

罪也因亡胡之誠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
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
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
獻避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也
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
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
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
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六

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
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
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術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
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
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
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
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雨
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播唇鼓吻

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
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災兩生以講禮
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
壽其胍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
人終不能爲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
生等以方技禍秦坑于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
手于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
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

士秦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七

名故論其顛末云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宋秦觀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
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
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爲藝業有司
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
廟庭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十八

河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不爲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潴水處也大陂旣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部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栢之國事跡甚多暇爲記無文字可檢耳

勅贈上蔡縣知縣霍恩光祿寺少卿賜祭葬恩
陰祠祀謚號部移

禮部爲隆恩賞以崇節義事兩字一千六十五號勘
合一道內開該兵科都給事中張瓚題稱近該河南
鎮巡等官題稱上蔡縣被賊攻城對敵不過捉獲本
縣知縣霍恩聲罵不絕將本官大卸身尸懸掛四門
又將舉家殺死切照霍恩前以叢爾孤城敢與群賊
抗拒勢甚危而不避其難城雖破而不易其守聲罵
不絕節義之顯著未有過於此也大卸支解罹禍之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

慘刻未有甚於此也又該刑科都給事中李鐸題稱
霍恩赤心報國敢犯賊鋒力屈而死又該巡撫河南
都御史鄧璋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陸鰲各題稱忠義
乃人臣立身之大節崇獎實人君馭世之大權况生
死之際人情所難自非審於輕重卓有定見則利害
一臨鮮有不遠害以偷生忍辱而避死者矣今霍恩
折賊數語大義凜然摧辱百端毀罵不屈涉吾身於
毫毛之輕增國勢於泰山之重忠魂義魄直與烈日
並光並古之顏常山之直氣張睢陽之忠烈殆不遇

及其妻劉氏聞夫被縛遂爲完璧之計從容就死
竟脫行露之汙雖古之投崖之女斷臂之婦相與
頹難爲伯仲真所謂夫死於忠婦死於節且生有惠
政及人死得令名於後士論民誦皆所稱頌又該巡
撫保定都御史林廷玉題稱霍恩以及殉賊而不愧
於忠劉氏以死殉夫而不愧於節慷慨從容光明俊
偉是皆我祖宗百餘年深仁厚德養士之報非偶然
也臣聞其事毛髮竦豎不勝酸楚仰羨蓋天理民彝
自不能已耳各等因乞要贈官廕子賜祭造墳立石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一

建祠旌表門閭又先該兵部覆題要將伊男霍汝愚
照依軍功量陞世襲指揮僉事節奉聖旨是霍恩奮
勇禦賊衆寡不敵力盡被殺罵不絕口節義顯著一
家被害比尋常陣亡的不同贈光祿寺少卿與祭一
壇應付棺殮還鄉劉氏義烈可嘉贈宜人着他男霍
汝愚陞世襲指揮同知霍汝魯送監讀書立祠春秋
祭祀祠額與愍節優恤恩典都准擬行欽此擬合通
行照依欽依前事理欽遵施行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明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甲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一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怪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矣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阬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闢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二

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決何敢率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夫行喪未發輒背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黜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立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勳爲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瓊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於茲矣始
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
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
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節婦蕭母成氏墓碑

明為 跋

嘗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聖人之所以垂
斯訓者蓋欲天下後世守之而勿失也吾邑之女于
有成氏者乃義員外成貞之女處士蕭俊之妻也生
而專一嚴靜為處女即能孝父母嫻閨範女則織紉
刺繡靡不精巧年十七歸蕭門三年正德甲子秋俊
疾成氏憂形於色嘗祝神明減已壽以延夫未幾俊
卒哀致毀體幾死而復生有遺腹不兩月而生一子
謂人曰育此弱息則蕭氏庶不絕我未亡人其永有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四

依靠故奉養舅姑撫摩遺孤無弗盡心兒三歲舅姑
以成氏尚幼欲易其志成氏泣曰從一而終古有明
訓吾豈忍離舅姑棄孤兒為他適辱身之事哉昔共
姜守節之死矢靡他詩著之篇首至今讀之令人欣
慕成氏之守確不可易不有得於共姜之遺範乎然
德厚流長遠而益芳守節終身卒年九十有三子孫
眾多且賢家眷百有餘口子寧壽官與鄉飲孫深義
民院給冠帶榮身曾孫鑄貞元任無寧知縣益儒流
五世孫豐楠豐楷豐樹豐豐樹豐是序

生產尚多不可盡紀噫福壽兼隆子孫賢盛善香相襲代不乏人而獲此昌大之休者皆成氏之一節所致云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收用段文昌也事由石
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
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
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
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
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
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怒因作力
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六

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
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
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
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
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
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其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
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
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去
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

懇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
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懇之績
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
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受刑憲宗旣得淮蔡本
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
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
歟當時韓吏部旣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
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卽段
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塲之輩先聘貽於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七

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新築仁壽堂紀事

邱天英

天英來治汝之七年武進楊競如始來治上蔡甫下車謁太守卽與天英交也執英手而歎曰蔡自兵燹後一覽皆荒烟蔓草凋敝未蘇瘡痍未起今欲使之勤則怨使之儉則仇使之謀生意而計久遠則皆聚而訟使君之迫我以勞也必如之何而後可天英曰唯唯旣而語天英曰余知所以治蔡矣必勤而不敢辭其怨也必儉而不敢佞其仇也欲其安逸於後無寧服勞於前而不敢強其不聚而訟也天英曰唯唯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八

於是者五年勤者已受其勤之益儉者已安其儉之功所謂謀生息而計久遠者果能百室盈而婦子寧也今年五月楊侯以壽稱於蔡汝之人自蔡而來者曰異哉蔡人千百爲羣負瓦石運窠梁築室於三皇閣之下奎樓之右鑿水爲池植木爲園若錦擣而繡布者將以爲楊侯休息之地諸民爲之稱觴而祝壽竟忘前此之所謂怨者仇者聚而訟者而相嘻以逸遊也於是結鄰封之父老侶與國之童孺扶杖者於前負戴者於後共祈於長吏曰將往而觀蔡民之化

德之二第其各以一錢輸合十三治之衆而爲錦屏
以崇其事焉十三治之長吏皆曰爾百姓之能戴楊
侯之七則必能知爾侯之治曷往而問序於汝陽公
汝陽公之治汝最久楊侯之政其聞之最熟者也於
是十二治之民又拜天英之堂而求序焉天英曰爾
十三治之衆欲知楊侯之政乎爾亦知昔者之怨之
德之聚訟者乎楊侯知蔡地之荒蕪由溝洫之不開
也乃露居而野處畚挿如雲襍穢不惜水潦息而民
有食矣楊侯知蔡民之惑溺由淫祀之繁興也乃毀

像一而廢祠木鐸徇路月旦有評異學衰而民知嚮方
矣楊侯知風俗之不古由禮義之不興也乃正婚姻
禁嬉游爭奪不生飲博不行狹邪清而民知遵道矣
且造水旱災傷之必謹陵墓祠宇之必固有賢俊必
進師以訓之有貧乏必置田以養之月有課而日有
考雨不解而膏火自繼也上至太史之採風下至
了德之清理計日而行事執簡以從王履畝而征按
圖而索奏效於几席之下安堵於閭閻之中此築宰
以禮之所由來皆五年拮据之所由致也爾民其行

觀乎蔡之人當一一爲爾指畫之告誡之使爾知楊
侯之初而若有以厲民也使爾百姓見蔡民之化歸
而效蔡人之德爾父母也爾亦知蔡人始而若以爲
勞今且永以爲樂也第見入其境如茨而如梁者不
須左餐右鬻也遊其市肩摩而轂擊者不異攘攘熙
熙也啟其戶則壁有鳴琴室無懸磬矣語其人則揖
讓成風樂利成俗矣其築斯室以爲楊侯游息之所
者比之觀山之雲辭翁之月燕喜之堂有美之室楊
侯蓋亦勞矣蔡人蓋亦義矣天英聊一述汝人之見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十

以應十三治之請云

重建上蔡縣常平倉說

楊廷望

上蔡縣治之西偏有倉巷名而無倉蓋燬於明季流
寇久矣余來治蔡之四年適分防右司以戎幕未定
商之於余余遂卽舊倉廢址築營房以居之越三年
歲在壬申

聖天子軫念民艱特命天下郡邑各置常平倉勸諭積
穀爲備荒計時欲建倉而不能復於其舊址建之環
顧倉巷之東衙署之北有菜園一區汙萊已久卽其
地建倉房六十間中建官廳三間相度土宜胸有成
筭特慮工役浩繁欲派之於民恐干

上蔡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一百一

功令欲捐之於已羞見空囊然則所積穀石鉅萬盈千
將聽其露積紅朽乎早夜圖維忽憶狄梁公奏毀淫
祠一事不禁鼓掌曰蔡邑四鄉多廢廟焉椽崩棟折
神像凋殘緇衣托鉢於他邦羽士雲遊於四海香燈
冷落適足藏奸若以其木植磚瓦移建常平倉是易
無用爲有用也籌畫既定乃大會紳士耆民與其商
之迨羣謀僉同用諏吉日始事於壬申之十二月落
成於癸酉之正月巍煥堅緻而上蔡於是乎有倉時

適當 郡憲何公親臨屬邑察覈成實以彰

天子之令德使世世子孫遵守勿失上蔡知縣楊廷望
乃頓首颺言曰自昔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譽考成則
置荒政十二設廩人以掌之於未荒也圖之預於將
荒也計之周於既荒也救之速東萊呂氏所謂先王
有預備之政上之上者也令

聖天子因秦晉荒旱民不堪命先捐楚粟十萬以賑之
復捐南漕二十萬以繼之憂勤惕勵宵旰靡寧廷望
敬奉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百三

恩綸建倉於斯對此捐輸之穀石慨然念雲漢之詩關
切於流離轉徙之民者先後聖有同揆矣今而後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雖值凶荒民無饑色又何慮上之
不能潛消夫天變下之不足永保夫民命哉廷望小
吏也守百里之專城卽以盡職於百里者對揚

天子之休命耳如謂藉此經營少得

南顧之憂於萬一是則廷望之所不敢出也敬述梗
概勒諸貞珉以告後之蒞此邦者

改建上蔡縣月城四門紀事

楊廷華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有不本於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漫焉以從事者粵稽公劉遷豳相其陰陽太王至岐契於龜卜大都不越庖羲氏八卦之義而千古以來度地居民建都相宅之法咸不能外余自丙寅春來涖上蔡見月城之門皆與正門相對無旋遶迴環委曲藏蓄之意心竊非之而四顧城市數椽岑寂悉爲煨燼之餘不禁爲之長太息焉未幾巡行各鄉蒿萊滿目士庶之家鮮有十金之產者蔡人何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壘

事而窶貧若是豈斯人之不淑抑教養之無聞耶及閱舊志至春秋荆敗蔡師哀侯被執之後干戈搶攘迄無寧歲中間潰於齊侵於晉遷於州來敗於吳滅於楚迨夫秦漢以降蹂躪於北魏之永昌王仁焚劫於汝南太守常珍奇竊據於唐之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陷於明正統間之霸賊劉千斤燬掠於崇禎間之流寇李自成等總其世數而計之近者四五十年遠者八九十載卽一遭兵燹不至屠戮殆盡不止一日氣歎使然哉得毋月城門戶未審乎陰陽向背

宜而牛仰觀俯察之遺意歟邇者紳士耆老每以爲余告曰禍有因福有緣職惟此門之故今四冲達無以聚氣而滙財改建之議其容緩乎况公自下車以來於今七年盡力溝洫而民得所養振興學校而士知所教公亦何憚一時之勤苦而不爲士民永保此教養耶此余所以毅然爲之而不辭也夫上蔡爲羲皇畫卦之區名曰著城則欲改此門亦必於八卦之義有取焉竊邇先天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此則對待以爲體而

後天之卦震離兌坎居四正之方乾坤艮巽居四維之位此則流行以爲用者也况蔡城以著得名而獨不諳於八卦之義是天下並用之法而蔡獨忘其所自本也不亦異乎今余之改是門也內門則仍震兌離坎四正之位外門則用乾坤艮巽四維之向既於直門直向之病而八卦之方位亦無不備則著城之名不爲虛設而後此之轉禍爲福或者其有冀乎於是士民悅服計所需之甄埴幾何匠役之日費幾何余勉力捐資外有不敷者紳士咸樂輸將其襄勝

舉不踰半載用告成功孔子嘗曰不傷財不害民又
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知有當焉否耶姑述其始
終之事以紀之

自叙

陽廷望

廷望自幼侍先君子見列伯叔鄒大夫曰吾家在武進前黃里會同居五世歲歎代吾鄉完正餉十七萬緡世未有悖德歷考家譜雖前此簪纓未絕子孫必更有昌者然先儒每思欲爲親民之官自不可不思所以親民之故得盡力於斯而上無以累祖宗下無以累子孫也望幼聞之不甚辨及稍長侍母孺人始教兒讀書經傳之暇卽引亡父之訓曰思所以爲親民之故及先歿撰廷鑑傳臚之捷至伯父曰柰何不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十六

得爲親民之官也季兄廷錦執法天津雖屬親民而隔在監司又不得盡親民之職仲兄廷蘊由沛授爲黃陂令皆喜曰此足以盡親民之職而未享親民之壽兩侄如大鯤如大鶴者復讀中秘書余乃喟然歎曰先君子之所以三復致意者何事也而可以不自致力乎于是入京師涉滹沱歷大行之陽披荆榛於秦隴乃下沅湘上荆門驅馳乎江漢徧瀟湘雲夢之濱復泛辰沅紆回黔滇磴道值

聖天子援例授職之恩諸相與從事皆曰此可以出而

為矣楊雄曾曰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照六合
燿入紘泰山之高不巉嶢則不能淖滄雲而敬啟蒸
今子歷覽名山大川已不為不足矣胡為株守旅亭
而不一展其所負耶廷望再拜稽首曰此先君子之
教而伯叔兄弟之所禱祀而願者也乃釋常服解芻
履人覲

天子之都而得筮上蔡焉京都諸先生屬望而祝曰此
古召父杜母之邦也漆雕子謝顯道之里也且其地
澤國也其民素難治汝何以為治其不負先人之訓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十七

乎望復頓首曰無召杜於前猶思所以治之無漆謝
之生猶思所以教之奈何有先民之成法而猶慮其
為上蔡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廷望今日之謂
矣丙寅正月方履蔡任入其疆汪洋澎湃澗壑雷奔
此汝潁瀕泗水之害吾蔡也排決疏濬惟吾民之
力是賴我是以有溝洫之役里甲不均則戶口不肅
叙田賦則必辨物產而府海官山之厲吾民也比閭
而稽畫疆而墾我是以有經界之令廟祀寅肅拜獻
無儀此鬼神之不享吾蔡也綿蕞不已親為演習吾

子弟其雍雍有禮乎我是以有典禮之徵絃歌學道
君子之所以愛人也維桑及梓必恭敬止鄉里之所
以成俗也聖賢之車轍所經節孝之間里必式風化
成而道理訓吾民其長有蔡乎我是以有人物之考
天災流行何國箴有汎舟平糶之役冰旱災傷之警
禴祥之所以見告也我是以有編年之記富而後教
王道成焉然後慨然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余小子又何多讓爲遂先修學宮而後書院建也
功甫畢都人士揖余而請且歛容而進曰前此之四
能入告諸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十八

天子當亦請之 都憲告之 方伯問之 郡守招耆

老而詢其遺跡索田父而攷諸疆里其所以訓吾民
者無厭其詳其所以登吾書者無惜其繁也于是

都憲可其議 方伯從之 郡守樂觀之而

都憲又率中州之郡縣皆得修志且頒凡例以訓之
又督州邑之已成書者經其筆削劇心以詳審之
十是肅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

月而書始成七經編摩而議乃定都人士相與慶幸
曰若非上賴

聖天子之右文都憲之博涉藩伯郡守之樂育而教導
之烏能繁縟詳明以貽我後人之率循罔誤也望聞
之修身者政之本也親民者政之效也本根不立而
欲效驗之立至也吾知其無是事矣吾先君子之教
廷望曰思所以親民之故望蓋在幼齡先伯叔之教
廷望也望已犬馬長矣况有先孺人之諄諄以父訓
勉小子也小子其敢懈哉因述往事勉來者鑒余之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百一

苦如此而爲蔡人之是訓而是行也或卽所謂親民
之故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是余之志也夫
是余之志也夫

禮云五嶽視三公三公之職實亮天上五嶽之靈化育萬物德莫並焉功莫隆焉惟豫爲四方道里之中嵩嶽高峙雲氣氤氳膏澤傍溢其東則岱宗之所遙矚也其西則太華之所接壤也恒山經其北衡山聳其南四迴環拱以太虛視之固不啻五嶽之雍容一室矣蔡邑爲天中地距嵩嶽三百餘里周蔡仲以率德政行受封茲土政教覃被暨春秋時篤生漆雕子乘子潛子三賢爲聖門高弟漢唐以還名臣霞起理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墓

學雲蒸湘乎明季則有霍公許公官公作令於蔡遙流寇之亂前後處節其大義凜凜真與日月爭光凡此瘞候之滄續先哲之懿徽以及忠臣之節義孰非川岳之鍾英而綱常之永賴者耶方今

聖天子至德光昭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溥海內外物阜

民安卽荒陬僻壤亦家絃洙泗之音人砥忠孝之行而於各山大川前賢往哲有功德於民者無不徧致禋祀則凡服古人官撫有民社者其敢怠厥事而忘所報哉余丙寅歲筮仕來蔡井邑蕭條蒿萊滿目調

劑之法茫無所施既而喟然曰政之廢興悉由人事
邑雖殘獨不可以理乎於是開溝渠正經界勸農耕
稼而民漸足衣食修甕宮建書院延師講誅而士漸
知學問外而城郭倉廩道路橋梁以次修理再而祠
宇則庀廟伏羲廟文昌宮魁星樓城隍廟八蜡祠濠
陂祿墓諸處以時建造九年之內朝夕經營各有就
緒獨念三代以後歷漢唐宋元以迄乎明季數千百
年之間中原叠遭兵火屠戮之慘者惟蔡為最烈因
憶余從軍秦蜀時曾佩朱書五嶽圖類涉險阻默叨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

神佑獲免於難及余治蔡久欲建立五嶽廟祀而力
有未逮舊有東嶽廟在縣治之北於癸酉冬仲忽燬
故而燼於火心竊訝之詢之士人及青島家云以東
嶽而祀於坎方失其位次近日之災意者神其不愛
乎適余將息肩去茲蔡之士民籲請復新東嶽廟余
應之曰蔡為中嶽脾帶之區與其重建東嶽廟不如
其並祀五嶽也汝等亦知蔡之所昉乎昔以蔡仲開
國而祀典無聞先代之賢士大夫而無帝祠以奉祭
祀余甚愿焉今者特建一廟正殿五楹像祀五嶽

勸真形圖於石祈神力之捍患禦災俾我蔡人永安
衽席所以酬素志也前殿三楹像祀蔡侯謹額之曰
蔡侯廟不忘封邑所自明地主之義也左廡像祀漆
雕曹秦三賢遵禮教之所宗也右廡像祀霍許官三
忠義表風化之所係也是役也於崇德報功之中而
寓佑民之意不亦一舉而三善備乎衆皆踴躍稱便
爰卜地於東郭門之外價買墓貢生地十畝倚城面
陽厥土塏爽幸衆輸力鳩工庀材越半載迺落成余
今去蔡矣後之蒞茲土者與闔邑之人時爲省視而
修葺之勿使頽廢則廟貌常新庶永明禋於勿替耳
是爲記

上蔡縣改建月城門記

韓 杲

晉陵楊公尹上蔡三年而大綱舉又三年而萬目張
政與人稱小民熙熙然有含哺鼓腹之風焉壬申春
蔡人爲扮榆之會桑柘影斜酣歌擊缶將各就陳孺
子分肉以歸遺其細君中有人焉兀坐不起曰諸君
無行試聽吾語吾從田間來見有策蹇過蔡城者向
吾曰蔡人樂乎惜哉其爲處堂之燕雀也蔡之城東
西朔南四門相向無少許紆曲其象主兵革甚不利
于居民吾聞之而驚且疑繼思之而信夫蔡邑經屠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戮之慘不可以指屈至明季而蔡幾慮無人今之鱗
菜櫛比而居者較之鼎革時且十百倍固數十年之
深仁厚澤休養蕃息非一人之所致而維我揚公六
年中噢咻鞠育之功爲更深也我公且且暮優擢去
吾儕欲爲子孫計長久盍逮公之任事而圖之乎衆
曰諾詢謀僉同越明日乃相率躋公之堂而述所
以請而其間之讀書識義理者又從容前進而爲
一曰蔡之苦兵燹往事可驗矣且更有說焉蔡爲
履巽卦之所維卦有八四象生之今門雖四而

內外各二是亦四象八卦之義也如更而營之南爲
離則內離而外巽西爲兌則內兌而外坤北爲坎則
內坎而外艮外生內也東爲震則內震而外艮內剋
外也外生內則以下奉上之道順內剋外則居重馭
輕之權伸無亦協輿論而於聖人之旨復有合焉者
乎公俯首而思登埤以視審度良久爰進蔡人于前
而命之曰諸父老言是于是鳩工庀材諏吉肇事蔡
人亦荷畚鍤子來恐後不數月而工竣堅好倍于往
日蔡人樂之復相率躋公之堂稽首稱謝曰蔡城之
不利于羣民也非至今始知也長吏多威嚴則小人
不敢以告告之亦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于事卽或心
知其故而視部治如傳舍晨夕務會計文簿以求報
最之不暇其于民之利與否漠然秦越之不相聞也
矧其在數十百年之後哉今之請于公而公從公從
而蔡人咸踴躍以應役官民交信上下相與以有成
若吾蔡者恐未易一一覲也是不可無以記之也公
曰諸父老言是乃伐石爲碑而問記於余余振鐸此
上觀其新規詢其故址而深知諸父老之言公之爲

此舉誠是也遂授筆而爲之記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

上蔡邑侯楊公競如德政碑記 冀景雋

阜清定勝以來澁是邑者雖不乏賢侯而清正才能視民如子治邑事如家事者惟我

楊公一人公於丙寅歲下車以來迄今九年其養民教士善政多端未易更僕數然有數大事皆他人之所不能爲與不肯爲者而公則靡不毅然爲之實爲可頌而可傳者也蔡自明季兵燹之後人烟零落地土荒蕪四十年來成熟者十僅一二公爲之招流移勸土著併力開墾今則熟地日多而耕耘者日衆矣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碑記

然田野闕而疆界不清則爭訟無由而息公爲之疆弓式按里甲分荒熟編宇號繪圖形鱗次踏文悉登版籍奸胥無所容其影射豪右不得肆其併吞因得各守其經界以相安於無事其經理地畝者如是蔡邑素多水患公遍歷境內察其堤堰衝決溝渠淤塞之處農隙時親率百姓補築甃鑿或並行泥淖之安或同餐粗糲之食朝往而暮歸晴出而雨返凡五年而厥功成窪者皆種禾黍瘠者幾成膏腴其盡力于溝洫者如是學宮傾圮公則大爲鼎新之門殿

煥宏敞較勝前日一切祭器樂器以及經史書籍
無不購求完備誠哉其爲興賢育才之地矣謝子書
院久廢公爲之創立於城之西北隅高築門墻登爲
堂序置田贍給延師受徒講習其中貧家子弟不患
讀書無資而四方之負笈從遊者亦日繁矣嘗臺廟
者累朝勅建以祀伏羲者也祭田二千五百畝有司
春秋致祭其來舊矣明末爲釋氏所據塑佛像於其
下而名之爲寺公則徙其像逐其僧請其田仍復舊
制建新殿塑伏羲像募羽士守廟供奉香火而太昊
上蔡縣志

卷之十五

重修

氏之遺址不致丘墟矣

孔子見廟僻在草莽之間規模狹隘棟宇傾頽公移
建於蔡溝鎮復置田以供祀事漆雕祠舊在華陂鎮
漆雕墓之前歲久傾毀而墓更爲積水滄沒公則泚
焉隙湖之水封植其墓而改建賢祠於鎮內復買地
瘠房而請復祀生世守之昔聖昔賢之靈於焉安矣
其餘若文昌若魁星若八蜡若城隍若蔡仲莫不各
建祠廟而百神享矣且也改建月城而民人胥利矣
建金積穀而凶荒有備矣西洪橋乃南北之通衢易

不爲石而利濟且於百年矣其建置者如是若夫
蔡家集孫灣店蔡之版圖也與項爲鄰項人據爲項
嘗數十年莫可如何公則具詳各憲會開汝兩郡伯
說勸其地項人逞強爭執而公侃侃然折之於兩郡
伯之前項人理屈而歸其地於蔡其正疆域者如是
至於杜侵漁之弊納糧則花戶自封免鈎攝之擾聽
訟則受詞立斷嚴保甲以弭盜賊築圍墻以固地方
抑且明人倫而同姓爲婚者有禁正名分而僕佃欺
王者有禁靖盜源則開場賭博有禁惜物力則高臺

唱戲有禁惡罔利則告助有禁息惡風則打降有禁
其令行禁止者如是更如表許官二公之忠烈於五
十餘年之後得以入祀名宦恤秦晉流離之饑民來
者予之以食歸者給之以資不惟多所存活且得返
其故鄉其深仁厚澤之及於久遠者復如是是則公
之所爲者豈非爲他人之所不能爲與爲他人之所
不肯爲者哉不知其幾爲勞心幾爲勞力而其政乃
如是之善也噫公之德至矣獲以加矣非第尋常然
史之所不可及卽當世之賢士大夫與古之所稱

賢者亦無或過焉者也士民受恩最深值我公之
幾欲攀轅借寇而無從也公諱廷望字毓如江南武
進人其德澤之留於蔡邑者不忍忘因相與勒碑而
頌之謂予辱公門下士屬予爲文

候時冠冕候寒酸
裝得陶朱更范丹
任爾封侯誇萬里
上場容易下場難

詠戲文 二首

昨盧亮甲趕威風
蓋世功名頃刻中
待得闔箱鑼鼓歇
下場若箇是英雄

